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五期
2007年10月，頁079-140
國立台灣文學館

烏衣國、詩社與「遺民」
——林爾嘉生平與文學活動探析

余美玲
逢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本論文以林爾嘉的生平作為觀察的基礎，探討內渡以後林爾嘉的生平與文學活動，其中包括：菽莊別墅的建構與生活情調；作為傳統節慶與家族喜慶的菽莊；菽莊鐘社的詩會、徵詩文活動與社員概況；以及林爾嘉與當時台灣內渡文士與流寓文人的交往等，藉此呈現林爾嘉豐富多采的一生，進一步探析林爾嘉與菽莊鐘社的影響力。

關鍵字：林爾嘉　詩社　菽莊　台灣古典文學

烏衣國、詩社與「遺民」
——林爾嘉生平與文學活動探析

一、前言

作為台灣第一家族，板橋林家在清代即是全台首富，許雪姬在《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一書指出，「政商兩棲，義利合一」是林家的經營之道。林平侯開始胼手胝足下建立基礎，從米業，次及航運、樟腦、鹽業，致力購買田產，商而優則仕，透過捐官，保護基業，一方面結交官府及捐貲以護家，來取得相對的利益；同時又「眷念故鄉，以台灣為寄籍，設林氏義莊回饋親族」，[1]而這些特有的家風使板橋林家聞名於海峽兩岸和南洋各地。乙未割台，林維源率領族人內遷廈門，仍秉持熱心公益事業，積極建設，服務地方的作風。林家的發展，許雪姬在另一文〈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關係〉中，扣緊家族與政治間微妙的互動，當某些傳統士大夫堅持漢賊不兩立的認同時，具政商背景的林維源，衡量現實狀況，利用「身份」以維護實質的利益，化危機為轉機，依違在效忠清廷與接近日本之間。許文還特別指出林家的「幾個性格」：「有開創後守成的慳吝」、「以結交官府及捐貲以取得相對的利益」、「林家沒有真正科舉出身的成員」、「林家表現異於台灣人的優越感」等。[2]從這些觀點的論述中清楚鉤勒出世變下一個大家族的發展與盛衰，這也是本文考察林爾嘉生平與文學活動時一個重要的立足點。

此外，乙未割臺時，林爾嘉21歲，對於林爾嘉生平事略與文學活動，見諸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3]的〈林公爾嘉傳略〉等相關著作、[4]沈驥編纂的林爾嘉詩作《林菽莊先生詩稿》、《台灣

[1] 參考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25。
本論文所引參考資料，已分載於各註中，不另作說明。

[2] 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關係〉，收入《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659-697。

[3] 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台北：祭祀公業林本源，1975）。

[4] 其他如方豪〈林爾嘉先生小傳〉、劉德成主編《福建人名詞典》、國家圖書館編印，《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廈門文化藝術志編纂委員會編，《廈門文化藝術志》、胥端甫〈天才詩人林小眉〉等皆有林爾嘉生平介紹。

文獻匯刊》、[5]及其他當時報紙的報導中，皆可見其片斷。王國璠〈林公爾嘉傳略〉對於林爾嘉的實業與文學活動皆有論述，但較強調林爾嘉事功、社會貢獻，與作為世家大族影響力；而《台灣文獻匯刊》有關林爾嘉的資料，除一系列徵詩文集的出版外，尚有財產、收藏等文獻，彰顯出菽莊吟社複雜與龐大的人際網路，但編排上的錯亂及對所羅列資料說明未能盡其原委，常引起閱讀諸多困擾；至於沈驥編纂的《林菽莊先生詩稿》，沈驥在序中表彰林爾嘉是「一代愛國詩人」，強調林爾嘉的道德文章，間及菽莊別墅與菽莊吟社的盛況，但選詩上似乎也刻意強調其父沈傲樵與林爾嘉的關係。《林菽莊先生詩稿》計擇269詩題，311首詩作，時間以1913年菽莊落成為開端，至1951年林爾嘉去逝為止，若從空間的動線與時間的分布上看，1913年至1923年，林爾嘉主要活動地點以廈門鼓浪嶼菽莊為主；1924年至1930年，林爾嘉在瑞士；1930年中返國後至1937年間，往返於菽莊、廬山、上海；七七事變後從廬山假道兩湖，輾轉至香江，1939年中元節前後搭船赴上海定居至1948年；最後是1949年至1951年，再度返回台灣定居。綜觀林爾嘉一生，因日本殖民者的統治離開台灣，踏上祖國土地，從鼓浪嶼到瑞士、廬山、香江、上海，若不是國外，就是身處殖民者保護下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空間，當周遭如此紛擾之際，這些地區阻隔了戰爭的動盪與不安。林爾嘉秉持著林家一貫經營作風，「政商兩棲，義利合一」，游走於清政府與殖民者之間，他建造菽莊別墅，這個作為他個人棲隱的「小壺天」，這也是招待當時政商名流送往迎來的交際之所，而主人的權力與社會地位是這個「壺天」的基礎。爾後不論菽莊主人空間如何改變，不變的是其間不停歇的傳統節慶、家族慶典、交織不斷唱和往來的詩會活動，這也成為複雜多變的時代，林爾嘉一成不變的節奏與基調。又從林爾嘉的詩文中可知，他也是以「遺民」自居的，[6]但若從相關資料的整體觀察來看，則詩文中所謂的「遺民」、「棄民」諸語，實有更多的層次與空間在其中，而這也正

[5] 陳支平主編，《菽莊相關詩文集》，「台灣文獻彙刊」7輯4冊（中國北京：九州，2004）、《菽莊收藏雜錄》7輯5冊。

[6] 〈丁丑（1937）暮春北返滬客次書感〉：「眼含東海遺民淚，愁見河山戰一枰」，《林菽莊先生詩稿》，頁35；〈壬戌菽莊感事柬耐公樞南杏泉乃賡〉：「無多白社新詞客，半是東瀛舊棄民」，《林菽莊先生詩稿》（台北：龍文，1992），頁12。

是本文所欲爬梳與研究的重點所在。

二、烏衣國的燕子：林爾嘉的生平及活動空間

（一）1895～1924：從台灣到鼓浪嶼

林爾嘉（1875~1951），字叔臧，一作菽莊，幼字眉壽，號尊生，或號尊生道人；別署慈衛、性允、允明、潔如居士、識廬主人、守中道人，晚號百忍老人。祖籍龍溪（今龍海），生於台北板橋，板橋林家林維源長子。自兒時至弱冠，在家塾讀書，初從侯官孝廉許貞幹遊，後師舉人王蘭生，熟習傳統詩賦，兼治東西文字。乙未割台，林爾嘉21歲，正值年輕有為，隨父親林維源返回福建龍溪原籍，其後定居廈門鼓浪嶼鹿耳礁。

鼓浪嶼位於廈門東南，與廈門市區隔海相望，氣候宜人，長夏無冬。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廈門港口被迫開放，列強在鼓浪嶼占地建房，設立領事館、海關稅務司公館、教堂、教會學校和醫院等。1903年在列強的脅逼下清廷將鼓浪嶼闢為公共租界，成立工部局，由列強組成領事團控制島嶼的行政司法管理權。鼓浪嶼是繼上海租界之後，外國勢力在華開闢的第二處租界地，被譽為「東南亞的一顆海上明珠」。[7]而李漢青在〈英雄堡壘鼓浪嶼〉一文指出[8]，鼓浪嶼在闢為公共地界後，由洋人設局管理市政。初期選舉洋董事六七人組織工部局董事會，主持市政，包括公安、衛生、工程、財政等項。而華董僅有一人，由廈道台委派，公安與衛生條件皆較廈門為佳。廈門道台與英、美、日、荷、德、法等國領事簽訂「鼓浪嶼公共地界章程」。公共租界設立之初，權力均歸工部局，華董一人參加，林爾嘉即曾連任14年工部局華董事，其與殖民者的關係自是匪淺。

對於近代紳商言，所謂「朝中無人莫作官，家門無官莫經商」，科舉功名和職銜頂戴，實為經商之重要標識。[9]因此林家一向以其政商兩棲的方式，一方面結交官府與捐貲，一方面經營實

[7] 參考歐陽芊，〈廬山牯嶺別墅與廈門鼓浪嶼別墅群的比較研究〉，《南方建築》2期，2002。

[8] 《福建文獻》6卷2期，頁5-11，1973.09。

[9] 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台北：知書房，2004），頁325。

業。以林爾嘉政商與實業的開拓來看，從1905年起清廷商部「以其能繼承父志，勸業興商」，奏請林爾嘉為「商部二等顧問」一職，[10]同年12月底更以「五品京堂補用」。[11]林爾嘉受獎加京卿後，回福建積極辦理勸業銀行之成立，因所涉資金龐大，林爾嘉曾回台與諸弟參商股份事宜，1906年8月福建勸業銀行開設一事才抵定。[12]1905年陳寶琛為開發廣厦鐵路問題，邀請林爾嘉參與，並延為襄贊，[13]同年安溪士紳也邀請林爾嘉合資開辦辦安溪礦產，其間又曾創辦電燈、電話及其他實業公司。1906年10月林爾嘉在厦門惠通街投資厦門信用銀行，[14]12月前往上海考察上海信用銀行。[15]而林維源原任厦門商政局總辦，但1906年陰曆6月16日因病故後，所有商務政事由林爾嘉接手並任總理，[16]從1906年起至1909年，林爾嘉連續四年擔任厦門商務總會總理，但其間涉及複雜人事的紛爭與糾葛，曾讓林爾嘉心生辭退之念。[17]

1906年林維源的過逝引發林家子孫爭產問題。本來，龐大

[10] 〈鷺江雁音／林爾嘉意外受獎〉，《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5.12.30，第4版。

[11] 〈鷺江雁音／京堂來電〉，《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6.01.07，第3版。

[12] 〈鷺江雁音／總理加獎京卿〉，《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6.01.11，第4版；〈議商勸業銀行〉，「雜報」，1906.01.14，第1版；〈林紳兄弟渡台〉，「雜報」，1906.02.09，第5版；〈福建銀行定欵〉，《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6.06.03，第3版；〈福建勸業銀行之開設〉，「電報」，1906.08.30，第1版。

[13] 〈鷺江雁音／測勘軌道〉，《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5.11.18，第3版。

[14] 〈厦門信用銀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6.09.15，第3版；〈鷺江雁音／信用銀行〉，「雜報」，1906.11.08，第3版。

[15] 〈厦門通信／商業視察〉，《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01.01，第11版。

[16] 〈鷺江雁音／商會開辦〉，《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5.09.02，第4版。

[17] 1906年9月林爾嘉高票獲推選為厦門商務總會總理，協理則有陳綱當選，但林爾嘉與陳綱意見不合，藉陳綱因主使厦門鬧關一案，遭投書檢舉，被革去四品京卿頭銜一事加以抵制，以致報紙上有「厦門商會之專制手段」的消息刊載；1909年8月28日，林爾嘉已連任四載，此次又以得票居多而當選，但因之前貢燕局鬧事惹起風潮，所以林爾嘉雖當選，就任意願不高，因電告北京商部請辭。然厦門紳商以其辦理商務多年，熟悉會務，又孚人望而發電挽留。反對林爾嘉者亦去電北京，告以林爾嘉任四年間，多招物議，本屆不便再連，最後北京商部電請厦道郭月樓調察事情始末，郭月樓與林爾嘉不甚投契，回報時只説明林爾嘉告退之心已決，卻未詳其原委。見〈鷺江雁音／陳綱氏被革京卿協理〉，《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5.11.09，第3版；〈厦門商會之專制手段〉，《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6.09.03，第1版；〈厦門通信／商會怪狀〉，《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湖海琅國」，1909.08.28，第4版。

家產問題，林家內渡後林維源即屢派林爾嘉、總管事曾多次返台處理財產問題，[18]如今林維源過逝，林家財產分配的問題，更成為日本當局與報紙矚目的焦點，當時報紙所揭露，「其財產之於本島人間，實古中北兩部最高之地位，關係本島之經濟及社會極大」，[19]「板橋林家，各房產業權利，雖經其先侍郎維源配定以來，內中財政細則，浩繁雜沓，各房固難確知，即後見人尤未深悉。若問收去，實不易指陳，了了心目也。前帳未清，後帳堆積，其欲眉目清晰，殊難一見。」[20]《台灣日日新報》也曾連續刊載「林家改革內情」報導其分產的狀況。[21]為此，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男爵還於明治39年（1907）提出有關林家家政訓示；林爾嘉也根據訓示擬出管理家事條約書20條。報紙對林爾嘉多以「材具練達」、「為人謙和」、「涵宏寬恕，執敬居恭，以人生在世忠孝為先，友愛為急」，諸多正面報導，[22]期許林家子孫能妥善處理。1910年設立「祭祀公業林本源」，板橋林家本宅、園邸、及二十一租館、建地等歸祭祀公業所有，各房派下亦各有其持分。1911年12月中，林家大房以林熊徵，二房以林爾嘉，三房以林鶴壽為主要代表齊集台北，合議廢止家政管理合同制，基本確定各房各管約，直到明治45年（1912），分產問題更加白熱化，於是進而對簿公堂。[23]

從1906～1912年間，林爾嘉多次奔波往往返於台灣與鼓浪嶼間，一則作商業考察，再者主要還是為家產一事。1910年6、7月間廈門盜賊劫掠，橫行無忌，而官衙置若罔聞聽任為之，紳商學

[18] 參考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關係〉，《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659-697；陳娟英，〈廈門博物館藏板橋林家相關資料厘述〉，《台灣研究集刊》4期，1998。

[19] 〈林本源家政一斑〉，《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5.08.01，第5版；〈林家問題之著落〉，「雜報」，1906.12.08，第5版。

[20] 〈送別之盛〉，《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7.08.24，第5版。

[21] 〈林家改革內情〉，《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自1910.05.27起連續刊載，第5版。

[22] 〈台灣慣習新例談〉，《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7.07.17，第4版。

[23] 由於嚴重損害二房林柏壽的財產和林爾嘉、林景仁父子的權利，於是進而對簿公堂。起訴人是林家第一房林熊徵，第二房林景仁；被告人是第三房林嵩壽及其雇人和同謀者五人。參考陳娟英〈廈門博物館藏板橋林家相關資料厘述〉，《台灣研究集刊》4期，1998。

各界以林爾嘉人為代表，電請調軍保護；[24]1911年林爾嘉捐銀2萬金予清廷海軍，因此獲頒「侍郎」頭銜。1912年民國肇建，時局動亂，2月林爾嘉又返台避亂，[25]直至重陽，因長子林小眉的婚事，啟程赴印尼日里。[26]1915年起林爾嘉擔任福建行政討論會會長4年，鼓浪嶼為十國領館暨公共租借所在，林爾嘉連續擔任鼓浪嶼公共租借工部局華董事14年，倡立華民議事會。1921、1922年被舉為廈門市政會第一、二屆會長，[27]一直到1924年因病赴瑞士養病，至此才算擺脫「俗務」。事實上，林爾嘉的動向一直頗受媒體關注，其與日本殖民者的互動亦頻繁。[28]大抵上，林爾嘉在1924年之前活躍於諸實業的開拓，積極維持與日、清良好政商關係上。[29]林爾嘉作為近代的資本家，具有與時俱進的基本性格，他一方面經營近代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一方面也支助興辦新式學堂，讓子女接受外國教育，投入社會公益事業；[30]1913年又建菽莊別墅，讓穿梭於繁忙的政商關係林爾嘉，多了一分風雅與悠閒。對林爾嘉言，這樣的生活模式一直到1924年以後，明顯

[24] 〈電請調軍〉，《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湖海琅國」，1910.08.26，第4版；〈廈門通信／劫案之風潮〉，「湖海琅國」，1910.08.30，第6版。

[25] 見《菽莊相關詩文集》，「台灣文獻彙刊」7輯4冊，頁292。

[26] 見施士洁，〈歲壬子（1912）重九日，菽莊林先生浪嶼別墅宴集同里諸詩人。時菽將有海外之行，挈其長君小眉就姻於日里，不佞躬茲勝會，烏得無言？倡為近體二章，權當喤引，餞菽莊兼以和文郎也〉，《後蘇龕合集》，頁208，（台灣文獻叢刊，1993）

[27] 王國璠，〈林公爾嘉傳略〉認為是在1916年至1920年間，但洪鴻儒之文云：「辛酉之歲（1921）廈人懲於街道狹礙而蕪穢恆笑於外人……於是僉推先生為廈門市政會會長，……壬戌（1922）改選，先生以眾望咸孚，仍被舉為會長」，此採洪文之說，見「台灣文獻匯刊」7輯4冊，「菽莊收藏雜錄（一）」，頁529。

[28] 今以《台灣日日新報》所載為例：1906年5月24日林爾嘉返台，受邀參加台北紳商設於林家花園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授爵祝賀會，嗣後又有林爾嘉舊友設宴於蘭亭的歡宴；1906年10月林爾嘉、林鶴壽、林彭壽、林嵩壽、林熊徵五人返台，接受台北官紳於梅屋敷酒樓的招待；1906年11月6日參加總督官邸所舉辦的天長節宴會；1907年6月返台，參加總督官邸所開夜會；1908年12月10日於林本源邸宴請久間總督等。見〈官紳紀事〉，《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雜報」，1906.05.24，第2版。〈後藤長官授爵祝賀會〉，「雜報」，1906.02.12，第2版；〈賓主交歡〉，「雜報」，1906.06.19，第5版。〈祝長官歡迎會次第〉，「雜報」，1906.12.06，第2版。〈夜會受招待者〉，「雜報」，1907.06.21，第2版。〈官邸晚餐〉，「湖海琅國」，1908.09.10，第4版。

[29] 1908年陰曆6月26日，適逢清帝萬壽聖慶，廈門道尹劉假林爾嘉家花園，宴請各國駐廈領事，以為慶祝萬壽盛會，頌祝大清皇帝萬歲。〈廈門通信／慶祝萬壽〉，《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湖海琅國」，1908.07.31，第4版。

[30] 如1911年2月1日捐助同文書院，見〈廈門學務彙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內外紀要」，1911.02.01，第1版。

開始有所轉變。當然，為加強擴展家族的勢力，林爾嘉對於諸子的婚配也十分「用心」，所娶多是世家大族：除六媳（瑞士）、七媳（法國）為外國人，其他如長子林小眉娶「南洋華僑第一偉人」張耀軒之次女張福英、三子林鼎禮妻孫慧英係福建都督孫道仁之次女；四子林崇智為娶福建興泉永道道尹周蓮（字子迪，1841.1919）之女周竹君為妻。次子剛毅與五子履信分別娶金門旅日富商王敬祥之兩女等。[31]

（二）1924～1951：阿蘿砂、鼓浪嶼、廬山、上海、台灣

1924年林爾嘉50歲，因病而萌生「退隱」的心態，真正展開萬里遠遊的生活。1924年先赴日本神戶養病，[32]其後在妾蘭谷與蘭芳的陪同下赴歐洲養病，在歐洲生活7年，[33]1930年返回中國後，來往於鼓浪嶼與廬山之間，其間遊山玩水遍覽各地名勝，直到七七事變，輾轉暫居香江一年餘，再到上海住了10年，1949年才又從上海返回台灣。總之，林爾嘉居處空間除了歐洲如瑞士這種高度現代化都市外，往往選擇殖民者所在的現代化空間，從鼓浪嶼、廬山、香江、上海都是，其中鼓浪嶼、阿蘿砂、廬山更以優越地理環境與宜人氣候著稱，也是林爾嘉最喜愛居住的地方。

瑞士素有「清都」之譽，林爾嘉選擇在瑞士阿羅砂（Arosa）養病，這對當時人而言，可說是可望不可及事，所以林爾嘉的詩友們稱此舉宛如張騫赴西域探險，他可說是中原人士破天荒來此地之人。[34]阿羅砂（Arosa）是位在瑞士格勞賓登（Graubunden）州的阿爾卑斯山村，海拔1742.1775公尺高的旅遊勝地，他的〈己

[31] 參見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關係〉，許文云六媳為法國人，但林爾嘉詩〈七夕即事〉序云：「六婦瑞士人也」，《林菽莊先生詩稿》，頁45。

[32] 見《漢文版台灣日日新報》，1914.08.14，第4版；又舒昌森甲子年冬日（1924）〈寄懷菽莊主人林公爾嘉僑寓神互〉，見《菽莊相關詩文集》，「台灣文獻彙刊」7輯4冊（中國北京：九州，2004），頁369-370；劉慶汾寫給林爾嘉50大壽的信，謂林爾嘉將赴東瀛消夏，住神戶下山手通建築大廈，見《菽莊相關詩文集》，頁349-351。

[33] 參見王國璠，《林公爾嘉傳略》，頁43；〈己丑七夕書懷〉詩註：「予遊歐七年，住瑞士日最多，惟蘭谷蘭芳兩姬隨侍，瑞士有清都之譽。」《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6；〈癸未天貺節即七夕……〉，詩註：「余曾於第一次大戰後遊歐，熟知法國南海連義大利直至瑞士一帶，風景最好，為各國遊覽勝地。」，《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7。

[34] 未見署名的〈送菽莊主人西遊瑞士八首〉，敘林爾嘉如張騫赴西域般，是中原人士破天荒來此地之人，見《菽莊相關詩文集》，頁289-290。

巳（1929）瑞士阿蘿莎山上詩寄同社諸君子〉一詩記錄阿蘿砂的景色幽美，[35]與塵俗隔離，他過著如隱士生活，雪景與紺碧天空，渺渺茫茫，特別容易引發人的詩思，讓他想其昔日談天論詩的菽莊舊友，這是目前《林菽莊先生詩稿》所保留這時期作品中唯一的一首。林爾嘉這趟歐洲之旅，足跡踏遍法、義、瑞等歐陸三十餘國。這段期間仍舊與菽莊詩友仍保持聯繫，[36]1929年10月19日的《昌言報》刊登一篇《五萬里外之唱和》的文章，即是林爾嘉暫居瑞士，感懷詩友之作。[37]瑞士的清幽生活種下日後卜居廬山的根由。林爾嘉在1930年返回中國。[38]1932年開始作廬山之遊。廬山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從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九江闢為通商口岸，帶動廬山的開發。歐陽芊在〈廬山牯嶺別墅與廈門鼓浪嶼別墅群的比較研究〉一文從房屋建築的特色指出，[39]不論是鼓浪嶼或是廬山牯嶺，同樣都有著受西方列強侵略的歷史背景，其主要原因在於兩者同具適宜居住的自然條件。尤其廬山的牯牛嶺（牯嶺）海拔1165公尺，年平均溫度11.5℃，7月平均溫度只有22℃，涼爽如春，是理想的避暑勝地。1886年英國循道會傳教士李德立（1864.1939）上廬山租地建別墅，招徠外僑上山避暑。李德立把廬山牯牛嶺作為長江中下游外國人和宗教人士的避暑、療養、康復中心加以規劃和開發，由董事會和類似租界工部局的牯嶺公司房根據《牯嶺約法》進行行政管理，配合地形和水系規劃建設道路，控制建築密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鄉村自然景色的近代城市格局。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間，廬山的建築達到高潮，產生多樣如萬國博覽會般的建築風格。1928南京國民政府也以廬山為「夏都」，許多民國要員大都在廬山購置別墅，魯迅曾譏之為「闊人消夏之區」。歐陽芊並指出，從管理方式來看，鼓浪嶼是一個「萬國殖民地」，有數十個國家割據地

[35] 《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5。

[36] 如沈傲樵己巳年：「菽莊主人自瑞士寄贈五喜湖濱攝影敬題一絕即次其見懷元韻呈政」，見《菽莊相關詩文集》，頁342。蘇大山有〈題菽莊十圖寄懷主人瑞士〉，戴光華編選，《廈門詩薈》，頁261，（中國廈門：鷺江，1996）。

[37] 〈鼓浪詩聲去復來——文史專家洪卜仁細說「菽莊吟社」當年事〉，《廈門日報》，2006.05.31。

[38] 〈癸未天貺節即七夕……〉：「東瀛西域經游遍，七載歸來兩鬢絲」，詩下註：「庚午（1930）歸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7。

[39] 歐陽芊，〈廬山牯嶺別墅與廈門鼓浪嶼別墅群的比較研究〉，《南方建築》2期，2002.12。

盤，其開發管理則具官方和殖民性質，因此島上設有領事館、工部局等官方管理部門，並由列強組成領事團控制島嶼的行政司法管理權。而廬山因不屬正規租界，牯嶺的開發基本上是私人開發的方式，所以是由私人租地，開發房地產建設，管理上建立董事會、託事部，屬於民眾自治的性質，接近英國早期比較理想的管理方式。

林爾嘉從1932年開始作廬山之遊，這裡的環境優美，煙嵐變化，巖壑清幽，加上殖民者有效管理開發，讓他初遊廬山時便留下深刻印象而有購屋的念頭。[40]1933年正式卜築廬山，在近五老峰處建「識廬」，自號為「識廬老人」，寓其已識廬山真面目之意。[41]雙溪堂主人許世英〈題識廬並序〉記載此段因緣：

> 識廬於匡廬之巔，室小而雅，門前樹木蔭翳，蒼翠欲滴。檻外溪聲潺潺，入夜尤清晰可辨。是茲廬之結已得山水之勝情矣。世之遊廬者眾，而識其真面目者蓋鮮，今觀主人顏額之意，蓋已識廬山之真面目者也。[42]

1932年起至1937年（壬申至乙亥）間，林爾嘉夏去廬山，秋回鼓浪嶼，年年消夏廬山。[43]林爾嘉在廬山觀覽勝景流連忘返，山中無甲子，幾乎連自己的60歲生日都差點忘記，[44]〈乙亥夏日廬山識廬感賦〉一詩頗能代表林爾嘉在廬山仙境的心情：

> 園無半畝號壺天，容膝易安屋數椽。壽補蹉跎忘歲月，老歸平淡樂林泉。未登彼岸休言佛，自有丹邱可學仙。結習

[40] 〈甲戌（1934）三月三日……〉：「東西瀛海事遠遊，歸來題壁黃龍寺。匡廬消夏旋買山，平泉草木未遑記」，《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8。

[41] 〈乙亥（1935）仲夏鳩工為五老峰道人鑿石開洞，七月七日落愁，越二日偕內姪龔鼎勳鼎隆重登待晴亭，臨風把酒，作歌紀之〉：「壬申（1932）始作廬山遊，廬山卜築在癸酉（1933）。一年數上五老峰，是真面目識已久」，《林菽莊先生詩稿》，頁29。另參見王國璠，〈林公爾嘉傳略〉，頁53-54。

[42] 參見王炳如，〈林爾嘉與廬山〉，《歷史月刊》137期，頁14-19，1999.06。

[43] 林爾嘉詩云〈辛卯（1951）六月六日天貺節，余歸台已三載。回憶甲子（1924）此日，余挈眷自鷺島放洋、自東徂西，迄庚午（1930）歸國，遊興未闌，年年夏出秋歸，仍在大江南北，遨遊不倦。丁丑（1937）後，避地滬上」，頁96。

[44] 〈甲戌（1934）夏五，三游廬山，六十初度亦忘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20。

難除應笑我。白雲深處聳吟肩。[45]

林爾嘉在廬山也留下許多題刻，從1932到1935年，以牯牛嶺一帶題刻的相關詩文或摩崖計有八處，林爾嘉還捐資在距牯牛嶺20里五老峰頂處建「待晴亭」與「觀雲台」，[46]以供盡情賞玩廬山雲海之用。1935年牯嶺美國學校校長的英文鐫刻的紀念小文，如此形容林爾嘉云：「1933年夏，我的好林爾嘉先生，中國福建廈門人，不僅是一位有紳士風度的詩人，還是一位慈善家。他首次登上五老峰時，突遇傾盆大雨，苦於無處避雨，終於病倒了。為使其他遊人登峰時能留下美好記憶，他特意建造此亭，供大家休憩和在頂峰觀賞風光之用。」[47]1937年避暑廬山時，中日戰爭爆發後，本來是避暑，卻成了避亂。[48]林爾嘉於1937年初冬離刊廬山，取道粵漢鐵路到武昌，經湖南，最後輾轉避地到九龍六子林克恭處。[49]直至1939年七夕後，又搭船上海，依次子剛義、三男鼎禮。[50]林爾嘉在上海居住10年，[51]其居住上海時期，大多與子同住，戰亂加上年歲已大，故而已不似先前菽莊別墅或廬山識廬時的心情，刻意用心經營周遭的居所。直至1948年仲冬後，林爾嘉再度返台定居。[52]初返台時他修葺稻江的別墅，名曰「亦小壺天」，[53]後又移居陽明山的「介廬」。[54]

[45] 林爾嘉，〈乙亥夏日廬山識廬感賦〉，《林菽莊先生詩稿》，頁28。

[46] 參見王國璠，〈林公爾嘉傳略〉，頁53-54。

[47] 王炳如，〈林爾嘉與廬山〉，《歷史月刊》137期，頁14-19，1999.06。

[48] 如〈丁丑新曆七月七日倭寇侵犯蘆溝橋感賦寄壺天客〉：「年年來消夏，匡廬無所營。雖居在空谷，時聞風鶴聲」，《林菽莊先生詩稿》，頁36。

[49] 如〈丁丑冬離別匡廬取道粵漢鐵路過武昌登黃鶴樓感賦〉、〈戊寅元夕香江客次口占〉、〈戊寅重陽日登太平山〉、〈己卯上巳招同客香江舊侶會於小香江畔……〉、〈七夕即事〉等諸詩皆記錄林爾嘉在香江的生活，《林菽莊先生詩稿》，頁37-45。

[50] 參見王國璠，《林公爾嘉傳略》，頁43，（台北：祭祀公業林本源，1975）。

[51] 〈二十九日三展重陽會於靜勝樓〉詩註：「客滬十載」，《林菽莊先生詩稿》，頁81；〈己丑十一月十五日為東喜隨侍四十年……裱褙存念〉詩註：「移家避亂，客滬十年」。《林菽莊先生詩稿》，頁83。

[52] 〈己丑五月十八日七十五齡初度自壽四十韻……暨諸親友〉詩註：「戊子（1948）仲冬自申江挈眷歸台」，《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4。

[53] 〈己丑五月十八日……諸親友〉詩註：「歸台後，則修葺稻江別業，名曰亦小壺天，有樓曰靜勝，齋曰味吾味，室曰亦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4。

[54] 〈辛卯夏，陽明山介廬小屋，修葺竣工，因額之曰「養性居」。自撰楹聯……並成七絕二首〉，《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8。

板橋林家因日本殖民者的統治而離開台灣，踏上祖國土地，林家政商兩棲的性格，也奠定了林爾嘉日後的行事作風。林維源過逝，林家子孫分產的勾心鬥角，民國肇建，中國內亂擾攘等因素，其間林爾嘉還一度返回台灣避亂，加上後來身體不適，「歸隱」遂成為林爾嘉身體強烈拘束下的結果。以林爾嘉一生所處的空間言，皆無法脫離外來殖民者所在之地，這些不是溫度風景皆宜人居住之所，就是遠離戰爭之地。他在鼓浪嶼建造一個可以回歸田園，可以安居、充滿慶典與懷舊的菽莊別墅；1924年先赴日本神戶，其後轉往素有清靜和平之都的瑞士「阿蘿莎」——一個清和靜遠的空間氛圍，阻隔了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亂象。返國後林爾嘉如候鳥般來往於廬山與鼓浪嶼之間，之後七七事變，戰事再起，曾短暫居停於香江一年，不久即再到摩登與殖民的上海大都市，最後重返台灣。不論是鼓浪嶼、廬山、香江、上海，這些區域都是殖民統治或管轄之地，是一個「阻隔」了戰爭的世外桃源。因此原本「迫害」他離開台灣的殖民者，此時隱然成了他的「保護」者。晚年林爾嘉更居住在「草山」（陽明山）的「介廬」，「山居獨處從心欲，亦學陽明行即知」，[55]陽明山也曾是日本殖民者最喜歡賞玩的休閒地點。陳漢光〈鼓浪嶼林菽莊〉有一段十分耐人尋味話的話云：

> 他自台灣遷居廈門鼓浪嶼時，正是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到了台灣光復那年，他已是六十七歲。如果以生長做依據，他可以說是台灣台北人；反之，如以居住為根據，他可以說是廈門鼓浪嶼人；但他既不承認台灣籍，同時也不說是鼓浪嶼人，而卻自稱為龍溪人。這事直到台灣光復後，他返居台北歸道山為止，並沒有變更，甚至連他的兒子以及孫子，一直到現在，他們身份證上籍貫欄，還填寫為福建龍溪。[56]

自我空間不斷遷徙流離，從另一個角度看，正也說明了林爾嘉之所以無法真正成為「何方人氏」的原因。《林菽莊先生詩稿》中常見林爾嘉以「烏衣國」自喻，「白鷺江頭烏衣國，家山無恙賦

[55] 〈七月十四日十一孫女文瑜生日……七律二首紀之〉詩註：「草山新易名陽明山」，《林菽莊先生詩稿》，頁88。

[56] 陳漢光，〈鼓浪嶼林菽莊〉，《福建文獻》2期，1968.06，頁69。

歸田」、「飛來莫問誰家燕，歸到烏衣即故家」，[57]烏衣國的燕飛來又飛去，空間的不斷轉移與飄泊是他一生寫照。

三、壺天世界：菽莊的建構與生活情調

古典文人常以園林作為怡情養性之所，庭園中的景物，更是作為表現個人才情的方法，成為文人思想、個性的表徵。林爾嘉菽莊的建構基本上也呈現了主人本身經營的匠心與意境，寄託他對山林田園生活的嚮往。山、水、建築、花木是構成古典園林景觀的四大要素，菽莊的建構也可從這四方面加以觀察。

（一）菽莊的建構

鼓浪嶼位於廈門東南，與廈門市區隔海相望，海拔90公尺，1.78平方公里，年平均溫度19.6℃，氣候宜人，長夏無冬。林爾嘉選擇鹿耳礁龍頭渡附近作為「菽莊」的所在地，這個位於廈門鼓浪嶼的東南方草仔山山坡與海灣小港間，背山面海又可與鼓浪嶼西北方最高景點日光岩相借景的地點，林爾嘉因勢闢園，建造了這座海上花園。[58]由於是依山傍海，菽莊設計的原則是順應自然，因地成形，所謂「支橋藏海，纍石補山」，[59]主人在此基礎下，展開他「補山園」的因山築基與「藏海園」引流為池兩大景區的建築。據記載林爾嘉為菽莊計耗資100餘萬銀元的費用。[60]而菽莊建造的緣起可以從林爾嘉1913年位在菽莊「十二洞天」右側石上的題刻見其梗概：

> 余家台北故居，曰「板橋別墅」，饒有亭台池館之勝。少時讀書其中，見樹木陰翳，聽時鳥變聲，則欣然樂之。乙未（1895）內渡，僑居鼓浪嶼，東望故園，輒縈夢寐。

[57] 見《林菽莊先生詩稿》：「白鷺江頭烏衣國，家山無恙賦歸田」，頁26；「小香江隔烏衣國，東望迢迢路幾千」，頁39；「飛來莫問誰家燕，記得烏衣訪故人」，頁42；「蠻江邂逅共傾樽，舊事烏衣仔細論」，頁43；「飛來莫問誰家燕，歸到烏衣即故家」，頁46。

[58] 施士洁1914年正月的〈菽莊序言〉：「於鼓浪嶼之陰，得鶴墅焉。礁通鹿耳，渡近龍頭」，《後蘇龕合集》，頁407-408，（台灣文獻叢刊，1993）。又參閱羅哲文〈雙園競秀，兩岸情深——記台北板橋林家花園和廈門菽莊花園〉，《中國園林》7期，2005.07，頁40-44。

[59] 林剛義，〈先考林菽莊先生詩稿發刊前言〉，《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

[60] 見葉時榮，《廈門掌故》（中國廈門：鷺江，1999），頁53。

> 癸丑（1913）孟秋，余於嶼之南得一地焉。翦榛莽、平糞壤，因其地勢，闢為小園，手自經營，重九落成，名曰『菽莊』，以小字叔臧諧音也。當春秋佳日，登高望遠，海天一色，杳乎無極。斯園雖小，而余得以俯仰、瞻眺、詠嘆，流連於山水間，亦可謂自適其適者矣。[61]

此題刻云，林爾嘉因思念故鄉板橋林家花園的亭台樓閣，遂建構此一花園，時間從1913年初秋開始親自經營，並在重陽節時完成初步的構想。取名「菽莊」是因為與自己的字「叔臧」諧音[62]，林爾嘉1923年仲夏提起這段往事時也說：「余少讀書板橋別墅，極園亭之勝，惜遠隔海外，不獲身履其地，滄桑載易，重起樓台，菽莊之作，蓋有不勝懷舊之感焉。」[63]菽莊是為了緬懷台灣的板橋別墅。園內以「補山」、「藏海」為名，有著以「山可補兮海可藏」的堅持，[64]透露出林爾嘉想印證人力勝天的自信與驕傲，當然這也是菽莊最為別出心裁的地方。

菽莊雖分補山園和藏海園兩部分，但園內各項建築不是一次就完工，而是陸續完成的，先建「補山」，1919年再完成「藏海」，林爾嘉題石刻記云：

> 余既成菽莊之七年，己未（1919）五月瀛海歸來，旁拓海壖，別搆藏海園，臨水開軒，纍石支橋，以九月九日訖功，因續為記劖之於石。[65]

林爾嘉擴建藏海園時正好44歲，所以園內的長橋取名為「四十四橋」。其夫人龔雲環集北宋書家蔡襄〈萬安橋碑〉的字題詩云：「四十四橋紀落成，梁空支海渡人行。扶欄百丈水千尺，樂事年

[61] 廈門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宣傳委員會編，《廈門摩崖石刻》（中國福州：福建美術，2001），頁185，；彭一萬，《詩游廈門》（中國廈門：鷺江，2001），頁28-43。

[62] 施士洁1914年正月的〈菽莊序言〉亦云：「即以菽莊額之，從其主人之號也」，《後蘇龕合集》（台北：龍文，1992），頁407-408。

[63] 轉引自彭一萬：《詩游廈門》，頁28。

[64] 〈壬午（1942）重陽為予建菽莊三十周年爰挈眷同親友會于滬濱二十一層樓酒家詩以紀之〉：「園成重陽值癸丑（1913），以字諧音名菽莊。亭臺樓閣臨江渚，久作騷人翰墨場。四十四橋十二洞，山可補兮海可藏。」作者註：「菽莊分補山園藏海園。」《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0。

[65] 廈門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宣傳委員會編，《廈門摩崖石刻》，頁185。

年長月明」，[66]以紀念此園此橋的因緣。1934年又在四十四橋旁拓地，鑿山開道：

> 菽莊經始癸丑歲（1913），彈指歷年二十二。巖穴結構費匠心，一亭一閣有興廢。……今年（1934）四十四橋東拓地，鑿山開道石盤盤。[67]

菽莊一直到1941年雖再度重修，[68]但都是小幅度的維修，不影響原來整體景觀。總之，菽莊完成後，林爾嘉為自己建造一個可以修養生息、可棲可隱的「壺天」勝地：這裏有「紫藤簃」、「桂齋」、「玉蘭室」、「荔亭」[69]、「蕙香榭」、「眉壽閣」、「茆亭」，「蘆漵」、「聽潮樓」等亭台樓閣。[70]「蕙香榭」、「眉壽閣」是按主人夫婦的名字命名，「茆亭」之外是「蘆漵」，而最引人入勝處的則是「水天一色，情雨萬態」的「聽潮樓」。[71]沈驥在〈菽莊詩稿序〉中特別強調補山園中的「十二洞天」景點。「十二洞天」，是用紫紅、棕赤色砂岩、頁岩、礫岩、火山流紋岩築成的假山，有12個洞室，取「洞天福地」神仙居處之意。林爾嘉運用他的巧思和想像，利用假山石以增加三度空間之立體效果，形成縮形山水，以坐享丘壑之樂趣，同時也為局部景區之主題點綴，顯現主人不同凡俗的超然之姿。「十二洞天」後面有「頑石山房」，是林爾嘉讀書所在。「亦愛吾廬」為菽莊主人居住的院子，取陶淵明「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詩意。這裡用竹籬作圍，栽種各種菊花，稱「菊畦」，每逢秋高氣

[66] 〈庚申菽莊詠菊八首〉詩註云：「內子曾集萬安橋碑成截句一首刻於石」，《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集萬安橋碑字題菽莊四十四橋〉，見戴光華編選，《廈門詩薈》（中國廈門：鷺江，1996），頁257。

[67] 〈甲戌（1934）三月三日熙春亭落成同人宴集放歌四十四韻〉，《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8。

[68] 見詩作〈辛巳（1941）故園重修小蘭亭未能歸去修禊上巳日乃招親友宴集寓樓詩以誌之並寄傲樵〉，《林菽莊先生詩稿》，頁53。

[69] 〈己丑（1949）五月十八日七十五齡初度自壽四十韻並酬花朝仿真率會十二老翁鷺江菽莊吟社老吟侶暨諸親友〉詩註云：「癸丑（1913）於宅拓地數弓，曰壺天，有紫藤簃、桂齋、玉蘭室、荔亭。」《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5。

[70] 據施士洁1914年正月的〈菽莊序言〉云，初完成時尚有「蕙香榭」、「眉壽閣」、「茆亭」，「蘆漵」、「聽潮樓」。《後蘇龕合集》，頁407-408。

[71] 施士洁，〈菽莊序言〉，《後蘇龕合集》，頁407.408。

爽、菊花盛開之際，成為詩社同人賞花唱和之處。[72]「聽潮樓」在「壬秋閣」後小池旁，菊畦附近，「小蘭亭」在「壬秋閣」旁，於1924年農曆甲子3月3日落成，下有浣花溝。[73]

吳曾祺（翼庭）曾寫〈菽莊記〉一文記錄菽莊園林之盛與詩會風流，吳曾祺為福建地區著名文學家，與林紓、陳衍同出福建正誼書院林鴻年門下，這篇記中作者提到自己來鼓浪嶼的經驗，二十餘年前的鼓浪嶼如一座荒島，人民稀少，氣象蕭索；二十餘年後建了菽莊，阻隔塵壤，縹緲如人間仙境，吳文甚至以滕王閣聚集文人雅士為文記事的盛會喻菽莊，譽其園其事亦將隨之流傳不朽，[74]則菽莊勝景亦可見一斑。另外一篇不見作者署名寫於1920年的〈遊菽莊之藏海園記〉，[75]從另一角度幫助吾人了解菽莊藏海園的景緻。作者與吳桂生同遊菽莊的藏海園，文字如攝影的方式，逐一記錄眼前所見藏海園的景觀：

> 庚申（1920）孟春十有四日，予同南安吳君桂生買舟渡廈赴菽莊主人之約。……園為去年（1919）主人瀛海歸來，於菽莊拓地別購，主人曾為記泐之石。是日適值園中渡月亭落成，主人飛箋招客，……是日也雨餘山色，低抹微雲，萬頃波迴，飜空似練，未審舊日蘭亭之會，一邱一壑，視此何如？園中以海客談瀛軒為讌客之所，明窗四拓，空水澄鮮，帆影往來作座中點綴，如在畫圖。軒劃前後為二，一為退息處。……平望燕尾嶼諸山，出沒波濤間，遙青一抹，晴雨異態。海中有巨石二，矗立波際如纍棋然，大可三十餘抱，高逾五丈，雄特奇邁，為天然壯觀。其下有隙，朝潮夕汐，激之有聲。……

文中提到藏海園完成於1919年，林爾嘉建長橋綿亙於海波之上；1920年因「渡月亭」完工而有此次遊園之邀，「渡月」二字係集

[72] 補山園五景：十二洞天、亦愛吾廬、頑石山房、聽潮樓、小蘭亭，〈閩中又一小孤山——菽莊補山園〉，參見彭一萬，《詩游廈門》，頁36-38；又參考〈鼓浪嶼菽莊花園〉，http://www.shuzhuang.com.cn/youlan/page.3.

[73] 〈己卯（1939）上巳招同客香江舊侶會於小香江畔買魚沽酒暢敘幽情回憶菽莊修禊賡續二十五年矣感而作歌〉：「甲子（1924）復築小蘭亭，經營十載曰苟美」，《林菽莊先生詩稿》，頁43。

[74] 《台灣日日新報》「文壇」，1914.06.08，第4版。

[75] 此記的作者不詳，見《菽莊相關詩文集》，「台灣文獻彙刊」7輯4冊，頁392-398。

北宋書法家蔡襄的〈萬安橋碑〉字而成。藏海園中尚有「海客談瀛軒」，[76]其設計頗類李漁的「無心畫」，透過窗框，把園景幻作圖畫，景中有畫，畫中有景，如冊頁小品般，在有限的框架中呈現出無限的內涵及景外之思。「海客談瀛軒」左是觀釣處，有一石，向背皆有刻字，一為明書法家張瑞圖題的「海闊天空」，一面為林爾嘉題「枕流」。〈遊菽莊之藏海園記〉作者以迂迴曲折的四十四橋為動線，「長橋臥波，有如襟帶」，動線單一，貫穿全局，從「海客談瀛軒」→「觀釣臺」→「海闊天空」、「枕流」石→平台→「渡月亭」→釣台，再接橋旁小山路俯看四十四橋勝景，最後踏月而歸返抵菽莊園門。

藏海園除了四十四橋與橋上諸景點外，尚有「壬秋閣」、「真率亭」、和「招涼亭」。[77]「壬秋閣」建於1922年壬戌之秋，主人命吳石卿　東坡像於閣內。[78]此閣一半建於陸上，一半支在水中，呈現空間流動，內外相融的建築美學；「招涼亭」呈折扇形，背山面海，是藏海園的端點。總之菽莊的「建築」設計，因主人活動種類多而有不同的類型與功能，這些亭、台、樓、閣也扮演著「聚景」的作用，可以聚菽莊內外遠近、不同的層次的景觀於一目，凸顯菽莊的豐富和空間的無限。而菽莊每一建築景點的命名各有典故，既發人幽思，又能顯現主人學養與風雅，達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完成補山、藏海的主體設施後，花木園藝也是菽莊相當重視的部分。對傳統園林藝術言，樹的功能除了實用、觀賞、乘蔭、藩籬、引導、背景等視覺功能外，花木園藝的穩重樸實的天性，也表達自然天成的造化之功，故而文人常將自我的情感思想寄託其間，成為具有人格化的道德節操。林爾嘉十分鍾愛菊花，〈癸亥（1923）重陽待菊〉云：「平生偏愛菊，頗具淵明癖。晚節緬

[76] 林爾嘉1919年自東瀛返台後，建「談瀛軒」，見沈傲樵〈賀叔臧兄與雲環嫂結褵三十周年之喜〉，《寄傲山館詩稿》，頁23，收於《沈傲樵父子詩詞選集》，（台北：一昇出版公司，1979）

[77] 藏海園原設計五景：四十四橋、眉壽堂、壬秋閣、真率亭、招涼亭。〈藏海名園傍海陬——菽莊藏海園〉，參見彭一萬，《詩游廈門》，頁32-35。

[78] 〈壬戌七月既望壬秋閣落成，是夕久雨初霽，與客泛舟鷺江，慨然作七律四首〉，其二詩註：「曾約吳石卿　東坡像刻於壬秋閣中」，《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0。

孤芳，殷勤深護惜。每值花開時，相對忘晨夕」，[79]其他的詩作中也常表達他對菊的情感。[80]事實上林爾嘉本身對菊花的品種也十分精通，據沈傲樵云林爾嘉曾有編「菊譜」的想法，[81]而菽莊菊花盛開時最高曾有花發4000盆的記錄，[82]林爾嘉特地請畫家為菽莊菊花寫生，[83]還經常宴請廈門、鼓浪嶼的中外人士到菽莊賞菊，[84]賞菊成了菽莊重要的活動之一。《台灣日日新報》刊載，「鼓浪嶼菽莊園中植菊之多，幾於難數。其尤佳者，約有千盆以上，五光十色，一望迷離。……聞此三日中，渡江赴觀者，人多於鯽。」[85]而據曾參與盛會的許南英記錄，菽莊菊花五顏六色，爛若朝霞，品種有鶴頂紅、蟹爪白、緋綬、紫標、黃種等。[86]來燕樓主也有〈菽莊賞菊記〉寫其盛況，[87]施士洁在1915年的〈菽莊壽菊雅集次健人韻〉詩中寫道：「萬里西風浪嶼來，黃金幻作此花開（園中多購泰西名種）」，「萬頃田腴偏種菊，一年秋盡肯停杯」，[88]這些都說明菽莊主人對菊花的耗費不貲，林爾嘉對賞菊的品味終生未改。

---

[79] 〈癸亥重陽待菊〉，《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2.13。

[80] 〈庚申菽莊詠菊〉八首，「為愛晚香多種菊，秋風端不讓春風」、「手栽松菊存陶徑，莫問當年舊板橋」、「譜定群芳次第翻，百花爭及此花繁」，《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

[81] 見沈傲樵，〈乙亥（1935）冬日菽莊主人歸自滬續置酒亦愛吾廬招同社侶賞菊醉倚是解〉詩註云：「主人曾有分別菊種編為菊譜之約」，《菽莊相關詩文集》，頁318。

[82] 〈癸亥（1923）十月，菽莊菊花盛開時……長歌紀之〉：「今年花發四千盆，一花一葉皆詩魂。」，《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4。

[83] 〈庚申菽莊詠菊八首〉之五詩註：「曾招諸畫家為菊寫照」，《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又林家「小樓角字畫」清單上云：「前年將菽莊菊花托諸畫家寫生的三十四張」，存目未見實物，見《林爾嘉家族圖片資料合集》，「台灣文獻匯刊」7輯3冊。

[84] 《菽莊相關詩文集》，頁299，檔案封面記云：「歷年菊花盛開，請廈鼓諸人及外國人底（邸）」，但僅存封面無賓客名單。

[85] 《台灣日日新報》「賞菊雅會」，1917.12.08，第6版：「目下正當籬菊盛開時，鼓浪嶼菽莊園中植菊之多，幾於難數。其尤佳者，約有千盆以上，五光十色，一望迷離。其主人尤雅，經於去三十日起，連日敦請男賓到園賞菊，至第三日，又延女賓。聞此三日中，渡江赴觀者，人多於鯽。其盛會可以想見，韻人韻事，有如是者。」

[86] 許南英，〈菽莊觀菊賦呈主人〉：「新霜昨夜入東籬，開遍菽莊萬畦菊……入門彷彿不見花，但見疊疊重重五色霞」，《窺園留草》（台灣文獻叢刊，1993），頁154。

[87] 「菽莊藝菊，歷有年矣。魏紫姚黃盛放之時，每舉行菊花大會。……園中陳列菊花，色色具備。……客之來者，或評花，或品茗，或題詩，或步橋，各適其意，各得其趣。」轉引〈鼓浪詩聲去復來——文史專家洪卜仁細說「菽莊吟社」當年事〉，《廈門日報》，2006.05.31。

[88] 〈菽莊壽菊雅集次健人韻〉，《後蘇龕合集》，頁249-250。

除了菊，梅也不可少。梅素有清客之譽，古人每每於花時坐臥其中，頗有神骨俱清之態，而林和靖梅妻鶴子更為為後人傳為美談。林爾嘉在補山園種梅，賞梅也是他與諸文友常有的活動之一，[89]日後林爾嘉在廬山的「識廬」，繞屋所栽種的也是梅。[90]汪春源曾賦詩云：「大好園林大海藏，千波渡月臥虹長。羨君梅鶴逋仙眷，管領湖山一味涼。」[91]詩中直接以「林逋」來稱喻林爾嘉，能享此山林清涼勝景。菊、梅之外，菽莊原也種蓮，主人「愛菊香晚節，愛蓮濯清漣」，所以有十里荷香的清韻，但後來鼓浪嶼工部局以種蓮易滋生蚊蚋為由，下令禁止，這種殺風景之舉，讓林爾嘉事隔多年，猶有「僂指十九載，思之猶心酸」之慨。[92]在這些花木中雜以松柏之屬，[93]有山有水，亭台樓閣，花木扶疏，菽莊主人可以在此安居樂業，自在逍遙。

（二）菽莊的美學與生活情調

菽莊完成後，林爾嘉以「壺天」仙境來標榜菽莊的自成天地。[94]本來「壺中天地」只是漢代費長房仙道生活的典故傳

[89] 見《菽莊相關詩文集》，如蔡穀仁〈菽莊主人癸酉正月四日補山園賞梅雅集以二絕見　敬和元韻奉呈郢政〉，頁312。另頁322有寄凡的〈奉和菽莊主人補山園賞梅雅集並乞誨政〉；頁357，蔡穀仁，〈菽莊主人癸酉正月四日補山園賞梅雅集賦賞梅二絕敬和原韻奉呈郢政〉；頁413-414，李禧，〈用均奉酬菽莊先生補山園賞梅賦贈大作〉；頁415，李禧，〈癸酉初度日集菽莊補山園看梅賦呈主人兼　吟侶即乞和章〉。

[90] 吳東園有詩（無詩題）：「舊社蘭亭原易復，新營梅屋不須停」，詩下註云：「謂菽莊在廬山繞屋種梅，名其居曰綠意。」《台灣文獻匯刊》7輯4冊，「菽莊相關詩文集」，頁343。

[91] 見彭一萬，《詩游廈門》，頁34。

[92] 〈愛蓮〉：「無端遭蜚語，聚蚊生綠煙。種者復有禁，割愛絕其根」，詩註：「鼓浪嶼工部局種蓮之禁始於壬戌（1922），舊有者以藥水殺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54；又〈荷花生日有懷菽莊〉序：「……曩在菽莊花園側，曾闢荷田數畝，值花盛開時，社中吟侶必於是日舉觴為花作壽，兼為余補祝。紅燈翠蓋，縞袂碧筩，十里香風，一時韻事。乃壬戌之夏，鼓浪嶼工部局懸禁種蓮，舊種者亦強制以藥灌注，使其根莖盡絕；自是而亭亭者仆，田田者沉矣。……」，頁78。

[93] 〈甲戌孟春，園東種樹，詩以紀之〉：「半畝園中海可藏，春來補種樹成行。此時地瘦宜松柏，敢望材多作棟梁。」《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7。

[94] 〈己丑（1949）五月十八日七十五齡初度自壽四十韻並酬花朝仿真率會十二老翁鷺江菽莊吟社老吟侶暨諸親友〉詩註云：「癸丑（1913）於宅拓地數弓，曰壺天，有紫藤簃、桂齋、玉蘭室、荔亭。」《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5；又〈讀陳冰如五老吟感賦〉之三詩註：「鼓浪嶼宅旁小園名壺天；廬山別業名小壺天；稻江別業名亦小壺天，人因呼我為壺公」，《林菽莊先生詩稿》，頁82。

說，[95]但園林本是傳統文人宇宙觀念的藝術模型，尤其在亂世，壺中的安適，更成為遠害避世、全身安命的場所。對林爾嘉言，他的「壺天」，所展示的不只是如上文所呈現構景藝術的獨具匠心，更重要的還在於呈現菽莊主人身為傳統士大夫所具有優雅的文化藝術的氣息，林爾嘉云：

> 昔人論園林，景物取清妍。務大少幽邃，人力乏自然。陶潛有栗里，王維擅輞川。結廬雖人境，心遠地自偏。每誦晉唐詩，想見其人焉。隙地所自治，恰費買山錢。插籬留蝶路，闢樓展鷗天。春秋佳日多，觴詠此流連。高臥愧未堪，孤躅感古賢。[96]

林爾嘉認為，古人的園林多求大、取清雅，過度的美化自然，致失去自然深邃之情趣；陶淵明的園林雖標榜自然，但多是他自我心境的反映；至於王維輞川之美，後世文人傳為美談，輞川講究景觀的組合，各景區都有獨特景觀內容，尤其山景與湖景風格雖迥然相別，然山光水色卻又遙相映襯，[97]林爾嘉的菽莊在精神上是以陶潛、王維為典範所建構而成的。所以取法上他依山結宅，導水為園，利用園林建築常見的借景方式，將有限的園林景物融入無限宇宙的常用方法，以突破園林實際的空間範圍。林爾嘉詩云：「導泉成方塘，累石儼尺阜」，[98]「大海依然袖裏藏，一園深閉日舒長」，[99]這就是菽莊「補山」、「藏海」的方式，利用局部空間的隔而不擋的錯覺、暗示手法，使心理上虛實相涵，同時造成「小中見大」，以獲得豐富的景緻。同時「補山」、「藏海」雖各自成獨立，但彼此有虛實相襯，相互流通之意，而這也與王維輞川的精神相符。江杏邨的聯語云：「有襟海枕山勝概，

[95] 《後漢書・方術傳下》：「（費長房）曾為市掾，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

[96] 〈辛酉（1921）重陽日招同社諸君子聚菽莊為三九會即事有作〉，《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

[97] 參見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中國上海：上海人民，1990），頁122。

[98] 〈辛酉（1921）重陽日招同社諸君子聚菽莊為三九會即事有作〉，《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

[99] 〈辛酉（1921）暮秋某夜夢中得詩一首醒後僅記……七截四首〉，《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0。

以栽花種竹怡情」、[100]「縮海為園，戛戛造一勝地」，[101]指出了菽莊設計的特點，正是林爾嘉稱菽莊為「壺天」的用意所在——「所入狹而得境廣也」，[102]壺中天地無邊無際。

菽莊擅用「借景」的手法，[103]除了以山水互補來突破空間的限制的同時，尚有「遠借」園外之山光水色，「俯借」水面之倒影，「仰借」高處之景，「鄰借」附近之景，及「應時而借」等，由「借」呈現四季早晚不同的樂趣。今人在論菽莊勝景時也提到，菽莊所借之景從三方面論述：一是借大海之景；二是借山之景，把鼓浪嶼最為突出的日光岩、月光岩借入園中；三是借北山和草仔山上的建築之景，大大豐富了花園的內容。[104]因此不論是水氣氤氳、日移花影，或潮漲水落，都讓菽莊風光無限，富有不同的樣態與風情。林爾嘉的詩云：

> 南望太武古仙壇，孤塔巋然凌空際。東望鯤溟氣若吞，胸中洞然不芥蔕。眼前圖畫天然開，夙昔胡為甌脫視。玄圃漫道遠於天，丹丘自在人間世。雙弓米好勝胡麻，宮闕焉用金銀氣。[105]

菽莊的視野開闊，南望可見南太武山上高塔聳立；向東則大海更顯縹邈無際，胸中不快，一掃而空，一派天然景色，人間天堂就在此地。林爾嘉的另一首詩也寫其菽莊容膝之易安：

> 安居原是福，吾自愛吾癡。容膝有茅屋，護花惟竹籬。林空心易響，山瘦色能奇。欲識閒中趣，風清月白時。[106]

---

[100] 江杏邨題，「襟山枕海」，見〈二十九日三展重陽會於靜勝樓〉：「鷺島菽莊江杏邨侍御題有襟山枕海勝概聯語」，《林菽莊先生詩稿》，頁82。

[101] 林剛義「先考林菽莊先生詩稿發刊前言」，《林菽莊先生詩稿》，頁2。

[102] 王世貞描述自己園中景致曰：「漣漪泱映，與天下上，朱栱鱗比，文窗綺樓，極目無極。東弇西崦以朝夕鬥勝，顏之曰『壺公』，謂所入狹而得境廣也。」〈弇山園記〉，《弇州山人續稿》卷59。

[103] 關於「借景」法的運用，可參考黃長美，〈佈局手法〉，《中國庭園與文人思想》（台北：明文書局，1985），頁117-124；王毅，〈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的空間原則和手法〉，《園林與中國文化》（中國上海：上海人民，1991），頁532-544。

[104] 參閱羅哲文，〈雙園競秀，兩岸情深——記台北板橋林家花 園和廈門菽莊花園〉，《中國園林》7期，2005.07，頁40-44。

[105] 〈甲戌（1934）三月三日熙出亭落成，同人宴集放歌四十四韻〉，《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9。

[106] 〈菽莊於癸丑（1913）竣工欣然為文記之興慨極濃墨有餘瀋乃賦五律一首〉，《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

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能闢此一閒適的福地洞天，顯然菽莊主人十分的滿意，雖然偶爾會想念板橋別墅，難掩心中對生命動盪的感傷，但這種如潮水起伏湧現的心情畢竟是短暫的，[107]新的菽莊花園取代了昔日的板橋別墅。

大抵而言，林爾嘉沉醉於菽莊的游覽、賞菊、看梅、聽琴、[108]觀潮、泛月、登山、吟詠中。「壺中天地」沒有惹人心煩的雜務，衣食無憂，可以盡情自在的吟詩逍遙，許南英〈題林叔臧鼓浪嶼菽莊〉四首，曾以「武陵世外作漁郎」、「閩中又一小孤山」、「東山絲竹思安石，金谷風流憶季倫」等語形容林爾嘉與其菽莊；[109]林爾嘉自己也樂得以隱士自居。但若從種種隱士的衣食情景來看，林爾嘉給人的「隱士」形象，與傳統觀念中清貧孤獨、采薇而食之的「隱士」是不相干的，[110]雖然林爾嘉偶而也以「貧」自我標榜。[111]又林爾嘉也以菊的晚香清雅，梅的神清骨秀來暗示自我與陶淵明和林逋的聯繫，但從他的社會交往看，他的「隱」並沒有真正隱姓埋名，離群索居，反而與當時權貴名流往來，甚至某種程度上與官場上某些個人保持著或密或疏的聯繫，[112]所以雖身不在官場，但仍有一定影響力，頗有觀望時機、待價而沽之意。此外，林爾嘉也曾有「妙玄和尚」之號，[113]但這

[107] 如〈甲寅（1914）菽莊口占〉云：「捲簾一色海天青，靜裏從容見物情。潮水也知人世變，去來時作不平鳴。」〈甲寅（1914）菽莊口占〉，《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

[108] 沈傲樵，〈三月十四夕藏海園雅集，聽周處士壽黃女士萱彈琴，沈教授子石和以琵琶洞簫，有會而作〉，《寄傲山館詩稿》，頁85；〈三月三日眉壽堂聽琴次叔臧詞長韻〉詩註：「琴客八人」，頁85；〈百花生日蔚然亭雅集歌〉前序云：「甲戌（1934）孟春，百忍老人拓地四十四橋之東，手植松柏百餘株，賦詩紀之，築亭既成，名以蔚然。百花生日，命儕　侶，列坐其間；晉江周君子秀與二女弟子援琴奏擣衣、漁樵問答、平沙落雁諸曲；南通沈君子石和以琵琶，曲終寫照，雲淡風清，把酒縱談，主賓盡歡，余扶醉而歸，醒時作歌，凡二百五十有二言。」頁96。

[109] 許南英，《窺園留草》，「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南投縣文獻會，1993），頁142。

[110] 見韓兆琦，《中國古代隱士》（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

[111] 如〈庚申（1920）三月三日菽莊修禊社友施君涵宇自榕垣來與會賦詩索和依韻酬之〉：「客逢佳節身仍健，家買青山近更貧」語，《林菽莊先生詩稿》，頁4。

[112] 如福建巡按使許靜仁在菽莊避暑，見許南英，《窺園留草》，〈和許巡按使靜仁按部三都月夜原韻〉詩註：「時在菽莊避暑」；又1918年3月19日為博愛會在廈門設立醫院，曾有由衛生研究所長高木博士等一行組成之參觀團到廈，林爾嘉在菽莊招待這批來自日本的官員名流，《台灣日日新報》，1918.03.30，第6版。

[113] 〈頑石山房〉詩註：「叔臧自稱妙玄和尚」，《寄傲山館詩稿》，頁43。

也只是個稱號，他的生活方式、信仰似與佛門、「和尚」無關。總之，「菽莊」作為林爾嘉的家居生活所在，並非只是單純的飲食起居之日常生活。他在此進行傳統節事、家族喜慶、社交宴飲、送往迎來、詩文結社、讀書下棋、[114]觀戲聽曲、賞花邀月、藝術鑑賞……[115]等不同性質的活動，這些讓菽莊主人的「隱居」生活，在悠閒中增添幾許風雅，閒適而不寂寞，低調卻又奢華。俗世的人際互動與個人的空間在這裡並沒相互排擠，而主體與自然之間也能和諧相融，菽莊所呈現的不只是一個桃花源或壺天世界，最重要的還是一個「烏衣國」的人間仙境。[116]

四、菽莊：傳統節慶與家族喜慶的空間

林爾嘉生活在菽莊，實現了他對山林田園生活的嚮往，在這一個「壺天」中可以超越塵俗、清新養慮。但「菽莊」所扮演角色除了是個人生活哲學的體現外，也是實用的綜合體，是住宅生活的延伸與調劑，「菽莊」中既有文人優雅的文化空間，同時也是通俗與日常生活的空間。菽莊主人挾其財富的優勢與社會地位，讓「菽莊」成為展現他個人「權力」與散播文化的空間，當然對內渡的台灣詩人而言，這樣的空間更成了「遺民」的空間。

（一）傳統節慶的空間

今從《林菽莊先生詩稿》諸作品中統計，菽莊所過傳統節慶的主要包括：從春節開始、元宵（上元）、上巳節（三月三）、花朝節（百花仙子節）、清明、端午、天貺節（六月六）、七夕（乞巧）、中秋節、重陽節、除夕、消寒會、消夏會等，其中上巳節、七夕、重陽節可以說是林爾嘉詩集中出現最多傳統節慶，以下即以此三節慶為例說明之。

[114] 林爾嘉酷嗜圍棋，特地自日本請來第一流的棋士，林爾嘉以每次所輸的金額作酬金，所費常至數萬元。見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關係〉一文。

[115] 〈題菽莊半樓〉：「高潔好樓居，塵哀半點無；坡仙午攤飯，玉女晚投壺。古意千金帖，奇觀八駿圖。談瀛多少海，未許唾生珠。」，《寄傲山館詩稿》，頁97。

[116] 《林菽莊先生詩稿》中林爾嘉屢以「烏衣」舊族自稱，如頁26，「白鷺江頭烏衣國，家山無恙賦歸田」；頁39，「小香江隔烏衣國，東望迢迢路幾千」；頁42，「記得烏衣訪故人」；頁43，「舊事烏衣仔細論」；頁46「飛來莫問誰家燕，歸到烏衣即故家」。

1、上巳節

上巳的起源，一說起於周公曲水之宴，也有認為是起於周時水濱祓禊之俗，到晉王羲之在蘭亭修禊，吟詩飲酒，流觴曲水，對後世影響頗大，尤其是文人墨客對這種祓禊宴飲雅化。[117]從林爾嘉在詩作中與上巳節（3月3）相關的詩題至少有19題，最早是1920年，最晚至1951年，幾乎是年年修禊，1939年的詩題云：〈己卯上巳招同客香江舊侶會於小香江畔，買魚沽酒，暢敘幽情，回憶菽莊修禊賡續二十五年矣，感而作歌〉可知，事實上從菽莊1913年落成，至1939年二十五年之間，無一年間斷，〈己丑（1949）上巳靜勝樓修禊〉前序云：

> 鷺江菽莊，乙卯（1915）始修禊，自是年年賡續，至甲子（1924），築小蘭亭，三修禊事，徵文刊錄。後余歐遊七載，及歸國，又寓滬十餘年，乃由壺天醉客沈琛笙主持吟社，修禊事蟬聯無間；迨甲申秋（1944），琛笙捐館舍；社友星散殆盡，遂中止。丁亥（1947）五兒履信歸廈，復集新舊社侶舉行之，今年定亦如是。然予在外客居，每逢此日，必集家人於公園或酒家，循例修禊，亦無中輟。今居臺陽，山水更佳；而余年高體弱，不能遠出，爰於稻江靜勝樓集三五吟友及兒女侄輩孫曾等共二十四人，重修禊事，率成一律紀之云。[118]

序中可知儘管後來輾轉於香江、上海，後返回台灣，其修禊事賡續不斷。在諸多上巳修禊中最為別的一次，要屬1924年（甲子）在菽莊別墅的修禊之會，這次是因補山園的小蘭亭完工，所以從3月初3、13、23，一連3次修禊；[119]與會人士第一次21人，第二次25人，第三次39人。[120]會後還對外徵文，分贈獎金獎品，其後由這些徵文中擇取其中部分篇章付印，成為菽莊叢刻八種之一。甲戌年（1934）熙春亭落成，也因適逢上巳日而盛大舉行，這次

[117] 見《中國風俗辭典》「上巳」條，頁10，（上海：上海辭書，1991）

[118] 《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1.72。

[119] 《菽莊小蘭亭徵文錄》，「台灣文獻匯刊」7輯5冊，林爾嘉前序：「甲子暮春，余構小蘭亭於補山園之左，既同社侶三修禊事，復遍乞海內外椽筆為斯亭增色。」

[120] 參考《菽莊小蘭廷徵文錄》所收10人之序。關於人數的計算第3次會有一些出入，朱家駒認為有28人，戴域廷云39人。

參與詩會更達一百二十人，[121]比甲子三修禊還要多，且有女士與會，會中南管琴曲，行酒令猜燈謎，賓主盡歡，詩中林爾嘉認為其盛況規模已超越王羲之的蘭亭修禊，同時也強調即時行樂的重要。[122]

2、七夕節

七夕節作為傳統民俗節日的代表，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內涵。據王天鵬〈七夕節的民俗文化闡釋〉一文認為，[123]七夕節具有社會性別確認、生殖崇拜、鞏固家庭穩定的功能。例如七夕節的兒童裁詩、拜魁星、晒書儀式是強化男子讀書求取功名的活動；而「乞巧」中的「穿針引線」、「牽線搭橋」等則更暗含著生殖崇拜的意蘊；七夕祭祀牛郎織女星，追求永恆愛情，祝願人間夫妻白頭偕老，幸福美滿，團聚不散更是人們心中的想望。目前從菽莊相關文獻中可知七夕節的節慶時間最早在1919年菽莊吟社活動中，有《七夕四詠》（洗車、填橋、穿鍼、停梭）、《閏七夕乞巧詞》迴文七絕的作品集合刻。[124]而《菽莊詩稿》中以七夕為詩題的有九首，1939年的〈七夕即事〉為例，既歡渡七汐同時林爾嘉之妾蘭谷的生日也在七夕，子孫同堂、友朋歡慶，參與者「皆蘭谷至好，離亂相逢，交誼彌篤。一時中西樂歌，各盡所長。余同蘭谷合唱南詞，老幼少長賓主盡歡，洵客中樂事也」，」熱鬧非凡，其詩歌中提到：「憐我憐卿忘老至，神仙不羨羨鴛鴦」、「良宵絲竹管弦盛，勝似無人私語時」、「劇憐歲歲雙星會，烏鵲填橋始渡河」、「洗車安得連宵雨，好為人間洗劫塵」，既求長生也除不祥，更重要的是祈求人間恩愛與白頭偕老。1947年的七夕適逢爾嘉之妾蘭谷的六十歲生日，意猶未盡，一月內三次重展七夕歡慶，「人間七夕曾三展，天上雙星知不

[121] 「台灣文獻匯刊」7輯5冊，頁373，徐士俊詩稿，〈小蘭亭修禊〉註：「是日到會者一百餘人」，詩題有〈菽莊〉、〈有如此石〉、〈清明〉、〈劫後春〉等。

[122] 〈甲戌三月三日熙春亭落成，同人宴集，放歌四十四韻〉，《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8。

[123]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卷5期，2006.10。

[124] 〈己丑（1949）七夕書懷並壽蘭谷〉：「己未，吟社以七夕四題徵詠，越月復有迴文之徵，今忽忽卅載，重逢閏七，回溯前塵，未能無慨。」《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6。

知」，[125]詩歌內容難以掩飾他心的得意之情。

林爾嘉除了透過傳統節慶儀式，表達他對鞏固家庭的穩定，祈求幸福美滿、子孫繁衍的願望外，這種屬於傳統家庭意識的重視，也常見於《林菽莊先生詩稿》中，例如：「願花長好人長壽，看月圓千二百回」、[126]「人壽月圓花亦好，老當益壯更怡然」[127]，這是對世俗美好生活的嚮往；「我看森竹如孫子 有男女孫十人」、[128]「贏得兒孫卅二人，客中重話洞房春」、[129]「四代一堂康樂備，兒前還有兩東床」、[130]「立竹森森聊慰我，願他及早盡名流 諸孫在京肄業」、[131]「子孫漫云多，顯達殷翹企」，[132]多子多孫多福氣，他更祈禱子孫們個個事業有成，成為上流社會的顯達。

3、重陽節

重陽節的風俗由來已久，從漢代開始九月九日登高望遠，佩茱萸，飲菊花酒，這種登高飲酒以祝健康的風俗，到南朝劉宋一直相沿不變。到宋代宋人重陽節飲酒賞菊之風很盛，宮廷裡每到重陽節時都在殿中擺列千萬名貴品種的菊花，舉行賞菊酒宴，平民百姓也會應景買菊，飲酒賞菊。元明時「吉祥」成為重陽節的主題，清代以後承前代宴飲登高活動而更盛大。避邪、消厄、延壽都是傳統重九活動的意義所在。林爾嘉十分重視重陽節，每逢重久輒邀詩社同人或親朋好友仿古展重陽，「題餼發古歡，勝會胡能忘？菊肥蟹正熟，願言晉百觴」，[133]登高賞菊，詩文雅

[125] 〈廿七日三展七夕祝蘭谷周甲生日詩再志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0。

[126] 〈庚申（1920）菽莊詠菊八首〉，《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

[127] 〈乙亥（1935）五月十八日口占〉，《林菽莊先生詩稿》，頁28。

[128] 〈庚申菽莊詠菊八首〉，《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

[129] 〈辛巳（1941）十一月十六日予與雲環夫人結婚週五十年惜夫人仙逝已十五年矣西俗金婚我聞如是人間天上百感茫茫爰集兒孫在滬者團聚話舊復成兩律志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58。

[130] 〈重陽示義兒及增壽克芽兩孫婿〉，《林菽莊先生詩稿》，頁81。

[131] 〈乙亥（1935）暮秋遊金陵〉，《林菽莊先生詩稿》，頁31。

[132] 〈己丑五月十八日七十五齡初度自壽四十韻，並酬花朝仿真率會十二老翁鷺江菽莊吟社老吟侶暨諸親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5。

[133] 〈辛酉（1921）重陽日招同社諸君子聚菽莊為三九會即事有作〉，《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

集、[134]持螯把酒，在充滿歡樂的節日氣氛，也展現主人的風雅，《林菽莊先生詩稿》中記載重陽節慶的詩題至少有30個，是諸多節慶中最多的。菊是重陽的主角，菊能延年益壽，怡情養性，更是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園，〈癸亥（1923）重陽待菊〉一詩提到菊花開遲，有些掃興，主人十分懊惱，恨不得「馳檄召花神，速下司香敕」。爾後主人寓居他處，重九登高，仍舊是例行「公事」——人在廬山，就登五老峰；[135]人在香江，就登太平山；[136]在上海則效「海派」式重陽登高爬樓的辦法，[137]偕眷登二十一層高樓慶祝，[138]「歲歲登樓作高會，不忘舊俗信思鄉」、[139]「二十一層樓上望，登高結習俗難忘」[140]，因地制宜，空間雖然不同，但是對傳統習俗的堅持不變。〈丁亥（1947）重陽小集親友會於寓樓之第九層口號〉：

> 九月九日九層樓，恰符我號稱三九。自別故園幾經秋，蟄伏海上時最久。老來何事為生涯，黃浦江頭一釣叟。[141]

林爾嘉在上海的寓居當然不如菽莊別墅的寬闊且花事爛漫，所以賞菊雅事就移駕到黃園，黃園為著名園藝家黃岳淵（1880.1964）所經營的黃家花園，1929年被選為上海花樹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並建立上海市花樹市場。黃園在海第四屆菊花展覽會和第三屆園

[134] 〈庚辰（1940）重陽客滬挈眷同兩三故人登最高樓口占〉：「又逢重九聯雙十，雅集長教詩卷留。」詩下註語：「今年菽莊叢刻八種出版，三九雅集其一也。」《林菽莊先生詩稿》，頁49。

[135] 〈乙亥（1935）重陽後一日五老峰登高〉，《林菽莊先生詩稿》，頁31。

[136] 〈戊寅（1938）重陽日登太平山〉，《林菽莊先生詩稿》，頁40。

[137] 上海市人因近處無山可登，遠處交通又不方便，便發明了重陽節登三大公司大樓（先施、永安、新新公司）的「海派」式即在重陽節這一天，男女老少擁向這三座高樓，飲菊花酒，吃重陽糕，俯看市區街景和眺望四野風光，以應佳節的傳統風俗，見郭泮溪，〈重陽節飲酒〉，《中國飲酒習俗》（台北：文津，1990），頁140。

[138] 例如《林菽莊先生詩稿》中〈己卯（1939）重陽同四弟季丞挈眷會於滬上二十一樓之花園酒家口占〉、〈辛巳（1941）重陽挈眷飲于滬濱二十一層樓感賦〉、〈二十一層樓高會歸來再赴靜勝園賞菊寫照率題一律〉、〈壬午（1942）重陽為予建菽莊三十周年爰挈眷同親友會于滬濱二十一層樓酒家詩以紀之〉、〈乙酉（1945）重陽登春申江上二十一層樓酒家感賦〉、〈丙戌（1946）重陽率三兒鼎禮登二十一層酒家感賦〉等詩都記錄這些雅俗同樂的活動盛會。

[139] 〈辛巳（1941）重陽挈眷飲于滬濱二十一層樓感賦〉，《林菽莊先生詩稿》，頁57。

[140] 〈壬午（1942）重陽為予建菽莊三十周年爰挈眷同親友會于滬濱二十一層樓酒家詩以紀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0。

[141] 《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9。

藝展覽會以及公共租界歷年的蒔花、菊花展覽會上曾獲多個第一名，並與其長子黃德鄰編寫包括上海的氣候、土壤、蟲害、以及各種花木的繁殖與栽培等為內容的《花經》一書，〈壬午（1942）暮春游黃園承主人款待殷勤詩以酬之〉一詩即寫其與黃園父子交往之情。

一年容易又重九，林爾嘉每逢此節登高，固然有望鄉思歸，歲月飄忽之感，但畢竟在節日中世俗的歡樂的氣氛多過對人生的感傷；在動盪的年代，菽莊主人透過傳統日節慶的活動，創造家族團圓的感覺，隨著年紀的增長，尤其回到台灣後，陽明山更成為登高的好去處，他熱衷沉浸於重陽佳節，集合海內名宿、親友團聚、子孫四代同堂興高采烈的氣氛中。[142]

從上述林家「一成不變」的節日慶典來看，作為台灣第一家族，林爾嘉所過的傳統慶典顯然與台灣一般百姓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從其日常生活慶典上看，它與台灣傳統民間生活的差距甚遠，反而較接近中國傳統習俗。此點據林衡道云，主要原因是林家自比為「官家」，因此為了顯示自己地位高，與一般士民的生活有所區隔，故藉此來表現其「優越感」，[143]尤其在日後不斷變動的空間中，菽莊主人透過傳統節慶的安排，周而復始的歡樂飲宴，為動盪不安的處境創造「家園」的氣氛與穩定感。

（二）家族喜慶的空間

喜歡與人接觸，沉浸在世俗熱鬧歡樂氣氛中，林爾嘉實在是個「不甘寂寞」的人，這從他的家族喜慶中也可見一斑。舉凡林爾嘉的壽誕、結婚周年紀念、林爾嘉納妾、[144]家族中兒女結

[142] 〈己丑重陽招賀賜湖李薇盟陳冰如沈歲霖登草山會於介廬用東坡九日戲曹卿韻率成一絕紀之〉：「何來海內諸名宿，共醉吾家別業中」；〈重陽示義兒及增壽克芽兩孫婿〉：「四代一堂備康樂，兒前還有兩東床」，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80-81。

[143] 參見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關係〉，《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06）。

[144] 沈傲樵（1930），〈庚午仲冬吉日菽莊納寵禮成攝影紀事神僊眷屬人月雙園謹題二律以誌〉，《菽莊相關詩文集》，頁249。

婚、[145]或是姬妾兒女生日等，[146]都是他家族慶典活動的主題，每逢菽莊主人生日，菽莊諸吟友更不忘以詩祝賀，[147]這些喜慶有的也成為報紙的焦點，例如《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1912）10月22日第3版「廈門通信」「林紳迎媳之準備」云：

> 鼓浪嶼林叔莊，去歲之秋曾挈眷回台避亂，至近日已聞仍舊渡廈住嶼。其所以重蒞鷺江者，蓋為其長子林叔眉完姻故也。查林宅原與長泰張榕軒結親，張之女前曾許配林叔眉，現各已長成，是以林叔莊擬為其子迎歸，以了向平之願……一切川資，均出女家贈送，聞其數三千圓，其他妝奩財產，均在數萬圓以上，此其奢豪，可見一斑云。

這裡呈現兩個鉅族豪門結為姻親，所列妝奩數目，為常人所不及。對於這些家族喜慶，林爾嘉大張旗鼓，廣邀賓客，甚至對外徵詩文來共襄盛舉，一再顯現他炫耀鋪張、喜愛熱鬧的性情。林爾嘉在《菽莊先生雲環夫人結婚三十年詩文集》的序云：

> 爾嘉夫婦於十一月十六日為結婚三十年之辰，承諸戚友暨菽莊社侶開會歡祝，中外人士，嘉賓盈庭，聯翩履舄，海內外詞壇以詩古文詞雜著投貺者，不遠數千里，郵筩絡繹，張諸四座，盡皆琳瑯。爾嘉夫婦德薄，曷克當此？惟有焚香盥誦，……辛酉十二月朔日菽莊主人林爾嘉謹識。[148]

此次參與盛會的有中外嘉賓人士，還公開對外大規模徵詩文詞，並獲得廣泛的回響，讓林爾嘉心情十分愉快。《菽莊先生雲環夫

[145] 1917年林爾嘉的四公子林崇智在鼓浪嶼的婚禮，日本駐廈領事曾頒訓詞，《漢文版台灣日日新報》，1917.08.16，第6版。又林爾嘉追求時尚，二子選擇同日結婚，見〈辛卯二朔日中和節陽明山觀櫻〉序：「二月朔日，為剛義鼎禮兩兒同日結婚三十八週年紀念，余偕同姬人蘭芳與義禮兩兒夫婦率孫曾十餘人並招摯友蔣、李二君登草山觀櫻……。」《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1。

[146] 以《林菽莊先生詩稿》為例，如〈辛巳（1941）正月初十日消寒第五期適逢姬人東喜四十四歲生辰詩以壽之〉、〈壬午（1942）七月七日壽姬人蘭谷五十五齡生日〉，頁59。其他如蘭芳、芰舫等人的生日，常是林爾嘉詩歌的主題之一。

[147] 如〈癸酉（1933）夏五，重遊廬山，小築茅亭為消夏計，猥以弧辰適直閏午，吟社諸公念我道遠不遺，郵筒絡繹，瑤章見貺，懸之壁間，榮於九錫、感紉之餘謹賦一律用申謝忱〉

[148] 《菽莊收藏雜錄》（二），「台灣文獻匯刊」7輯5冊，頁458。

人結婚三十年詩文集》所收詩文詞作者的分布地區涵蓋甚廣，有日人、台人，福建、江蘇、湖南、安徽、廣東、浙江等，其中閩人最多，還包括9位女姓徵詩者，可說是盛況空前，而菽莊主人的號召力可見一斑。目前據筆者從可見文獻中，比較盛大且有詩文集出版的如：

慶典名稱	詩文集名稱	備註
1914年 林爾嘉四十歲生日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149]	黃摶扶題簽。內頁有林爾嘉的照片，上有龔煦篆書題：「菽莊主人四十歲象」。
1916年 二十五年銀婚慶典	《林侍郎暨龔夫人銀婚禮成》[150]	
1921年 三十年金婚慶典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151]	有林爾嘉夫婦照片、「結婚三十年歡會」合照兩張、贈品照片、補山園藏海園照片、子女孫媳等照片多張。
1922年 林爾嘉四十八歲生日	《菽莊主人四十有八壽詩》[152]	
1924年 林爾嘉夫婦五十雙壽	《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153]	蔡穀仁題簽

從這些已出版的文獻資料來看，菽莊主人的確十分擅長交際，其跨度亦廣，包括政、商、文、軍界等，都是當時福建廈門地區的政商名流。今以《菽莊主人四十壽言》、《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三集所收賀文或序的作者背景分析來看，更可以說明菽莊主人所擁有的雄厚的人脈與影響力。（見後文【附表一】）

至於這些詩文集所呈現的內容為何？不外盛讚林爾嘉家族貴胄華堂，地位崇高，席間的珍饈綺席，酌酒飛觴，伶人詞客，齊聚一堂，令人稱羨。以林爾嘉的40歲賀壽為例，40乃人生如日中天之時，因此諸多撰寫序文者多強調林爾嘉的才能稟性、學貫中

[149] 《菽莊相關詩文集》，頁427-493。

[150] 《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庚申詠菊〉其四詩註云：「丙辰余夫婦結婚二十五週年，戚友以詩文相贈，刻有銀婚帳詞一集。」今廈門圖書館藏。又見《台灣文獻匯刊》7輯5冊，頁261孫道仁序云：「民國五年冬十一月，菽莊先生暨德配龔夫人結婚二十五年嘉禮，同人博稽西禮，肇錫嘉名，稱之曰銀婚，復各為帳詞以紀其盛。」

[151] 《菽莊收藏雜錄》（二），頁232-458。

[152] 廈門圖書館藏。

[153] 《菽莊收藏雜錄》（二），頁496-614。

西、顯赫家世、輝煌政商經歷、職銜等著筆，最後帶出「菽莊」作為吟詠、維繫風雅之所，積善之家，和樂雍穆。而菽莊主人的嘉言懿行、風義之美，可說是冠冕一世。例如張琴之文，頌揚林爾嘉名位崇顯，是位詩名皆著的貴公子，其所交遊多幽人隱士，有如「宋之王晉卿」、「明之冒辟疆」；龔顯燦則特別強調林爾嘉在實業與教育方面的貢獻。龔提及當時林爾嘉對時局的敏銳判斷，曾被選為福建諮議局議員、參議員，但都一一為林爾嘉推辭，究其原因：「余非不欲為，國民負義務，特時機未至，空言無補，徒茲紛擾耳！今果如其言。比歲徵車疊至。」但由於林爾嘉實在舉足輕重，他越是推卻，其名望實不減反增。

林爾嘉的50大壽慶典更為盛大。當時孫傳芳在時任福建軍務督理（1923年），透過黃菊三的介紹，孫傳芳得知林爾嘉生平大略，寫下賀文。而薩鎮冰之文則頌贊道：「與時偕行，無施不可，出而有益於人，處而有得於己」，還特別表揚林爾嘉七子的學經歷背景，以見出主人教子有方：林景仁任教育部顧問、蘇門答臘全島教育總會會長，林剛義日本大阪專門工業學校、交通部諮議；林崇智、履信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林鼎禮、克恭、志寬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洪鴻儒與林爾嘉相交20年，為廈門商務總會總理，曾任事於廈門市政會，譽菽莊吟社為東南壇坫，地方耆舊領袖名流往來不輟：「一遇地方要事恆就先生商榷，過從無虛，則二十年如一日也」，此文推崇林爾嘉擔任廈門商務總會總理、市政會會長任上任勞任怨的做事態度。李禧稱道林爾嘉在教育上的貢獻，從林維源時期的同文書院林爾嘉克承父志始，監督丹霞書院改辦師範學堂、廈門華僑女校、與施涵宇創辦泉山高等女子學校、廈門大同學校、鼓浪嶼普育小學等，最後歸結：「治菽莊亦即先生興學之意」。

林爾嘉與夫人龔雲環結婚30年的賀詞，內容強調林爾嘉公卿華胄的世系，曾多次參與國家勳業，偕夫人遊東南洋各島、國內名勝，建菽莊別業，子女婿各個玉振蘭孫，學貫中西；當天下紛紛俶擾，捐棄妻子鄉井者，比比皆是，而林爾嘉乃能「得天之全」（許世英語）、享有「五福三多」（周殿薰語）者，真正如廈門俗話所云：「三十年夫婦，三子三媳婦，三落好家居，三千金家資」，可說是福壽全歸了。吳曾祺著墨於林爾嘉與夫人的感

情，認為漢代管幼安、晉陶淵明，雖風流儒雅，但無林爾嘉之幸，擁有內助之賢；尤其生逢亂世，生命無常，滄桑屢變，像爾嘉夫婦的「三十年」珠婚的確殊甚難得，值得大書特書。吳曉舟逞才炫技，從「古者三十有室」破題，三十為一世，為王者之運，菽莊將以五世卜其後之昌，全文扣緊「三十」之數，有如類書般羅列與三十相關的吉祥典故，辭翰聯翩，衍義藻飾。施士洁謂林爾嘉夫婦得人世間的「十全」之美：「頤養林泉」、「少而多男」、「強年作祖」、「璧人一雙」、「公得佳偶，善事尊章」、「桓親九族，任卹睦姻」、「粉黛成行，獅吼無聞」、「謝家詠雪，詩禮一門」、「和氣盎然，室無勃谿」、「急人之急，甘露菩提」，福壽全歸，這些都是世俗人間最為羨慕的生活，人生能至此真可說是十全十美。

總之，對於林爾嘉言，歲時年節遵循中國民俗信仰，體現他對傳統習俗堅持一面同時，他的生活中也追求一種時尚華麗之感。尤其林維源辭世後，林家子孫生活漸趨奢華，林爾嘉酷嗜圍棋，不惜費重金，特地自日本請來第一流棋士本因坊，1913年更進口鼓浪嶼第一台鋼琴；[154]林爾嘉與其夫人的銀婚、金婚、二子同日結婚等家族喜慶，更是當時受西化影響的社會流行風氣。但不論是從時尚或民俗角度，[155]其間所展現的是菽莊主人龐大人際網絡，尤其每次婚慶壽典所印諸詩集，是要用來贈送廣為流傳的，其讀者是社會大眾，因而在內容上就別有「用心」，它們所欲呈現的仍是屬於「公眾」的菽莊與林爾嘉，甚至是林氏家族的影響力。

五、菽莊鐘社：詩社活動的空間

（一）鐘社成立

據王國璠〈林公爾嘉傳略〉云：「三年七月（1914），公結菽莊吟社於墅中鹿耳礁之西埝」，菽莊鐘社是成立於1914年的7

[154] 參閱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關係〉。

[155] 孫燕京云：「俗」偏重於傳統的信仰、習慣、傳說等，用以解說民間傳統；「尚」主要關注某一時期、某一社會流行的風氣，「風尚是流行的東西，風俗是被時間凝固了的」，《晚清社會風尚研究》（台北：知書房，2004）。

月。但若從1914年5月7日的《台灣日日新報》所云則更早：

> 支那自改設學堂以來，風雅道喪，音韻之事，付之闕如。鼓浪嶼菽莊園內，於去二十八號，開菽莊鐘社第一集，集在風騷人墨客，撰鬮詩聯句……[156]

據上述相關新聞訊息的報導，鐘社開集更早於7月，早在1914年4月28日時已開鐘社第一集，再以《台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1914）5月16日，「鷺門紀事」，「鐘社揭曉」所載來看：

> 鼓浪嶼林菽臧君，日前在菽莊園開設鐘社，邀集學界名流到園投卷，吟唱鬮詩，茲聞第一集投詩共三百餘卷。日昨鑑定揭曉三唱取元，施雲舫君得兩唱，龔仲謙君得一唱，其餘陪元及散取，共數十卷。頗多佳作，有獎品贈賞。給賞後，隨開第二集，拈簾絮二字為一唱，草空二字為二唱，案索二字為五唱，限至十一號交卷，聞是日交卷，有四五百卷之多云。

則第一集所投詩卷超過三百餘卷，可說十分踴躍。

菽莊鐘社初成立，活動甚為頻繁，每星期一次，以詩鐘為主，命題徵詠，獎賞優厚，連開15集後，曾中斷一段時間，到大正4年（1915）的元宵節，鐘社復開。[157]詩會活動的命題徵詠，有時以詩鐘為主，有時以菽莊的景點定題限韻，也有對外徵詩文等，以諸景點的唱和如：〈四十四橋〉、〈十二洞天〉、〈枕流石〉、〈談瀛軒〉、〈千波亭〉、〈茆亭〉、〈聽潮樓〉等常成為唱和主題，[158]許南英有〈菽莊四詠〉是針對「聽潮樓」、「眉壽閣」、「蘆漵」、「蕙香榭」四個景點作歌詠。[159]另外從許南英相關詩作中可知，林爾嘉菽莊鐘社的成立，對於世道文風頗

[156] 《台灣日日新報》，1914.05.07，第4993號，第6版，「鷺江紀事」，「菽莊社開集」：「支那自改設學堂以來，風雅道喪，音韻之事，付之闕如。鼓浪嶼菽莊園內，於去二十八號，開菽莊鐘社第一集，集在風騷人墨客，撰鬮詩聯句……。」

[157] 見《台灣日日新報》，「鷺門紀事」，1914.05.16，第6版；「鷺江紀事」，1914.05.21，第6版；「菽莊徵詩」，1914.05.29，第6版；「鷺江紀事」，1914.07.14，第6版；「鷺江紀事」，1914.08.18，第6版；「鷺江紀事」，1915.03.08。

[158] 戴華光，《廈門詩薈》，頁256.257。

[159] 《窺園留草》，頁146。

有提振的作用，而且以菽莊主人的人望，加上愛才惜才，更吸引藝文同好的矚目，紛紛以親近菽莊為榮，宛如一登龍門即身價不凡，許南英詩曰：

> ……斯世淪文教，先生有隱憂。狂瀾斯一挽，砥柱作中流。拓地開詩社，傍山築草樓。勳名存社稷，經濟寄林丘。文獻推宗主，風騷續勝遊，叨陪元白侶，晉接紀群儔。日或山莊集，詩應水閣留。清風來蕙榭，晚漲入蘆洲。好客文嚴武，畸人惜馬周。望門爭御李，入幕願依劉。羅致多遺老，旁招到故侯。勞勞蓬自轉，息息芥相投。我愧彈馮鋏，公能識卞璆。[160]

菽莊鐘社的徵詩常是透過報紙來發佈相關消息的，先在報紙貼出徵詩活動公告、詩題內容、評選方式、獎賞、繳交期限、寄卷處，在廈門寄《全閩報社》，在台灣以刊登在《台灣日日新報》為主，並在大稻埕法主公街由林片波代收，[161]評比完畢，進行發榜，在報紙公佈，有些還結集成冊，寄贈與會人士。由於菽莊鐘社活動有獎賞，一則鼓勵大眾踴躍投稿，再者也頗有「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之意，[162]所以每次徵詩活動少則四、五百卷，多則上千卷，頗具競爭性。1914年5月21日的鐘社二集發生一段小插曲，由於施士洁、龔仲謙二人在第一集中雙雙掄元，於是在開第二集時，遂以施、龔二人為監定人，結果三唱取元，施士洁得兩唱。施士洁不避嫌，將自己的作品掄元，頗有裁判兼選手，遂引發與唱詩客的抗議之聲，所以後來第三集中仍恢復由林爾嘉當監定人。[163]當時也有論者以為，詩會獎賞固然有倡導風雅之意，但以「錢」作為鼓勵，未免讓原本風雅之詩會沾染「俗」氣，實在是美中不足之處。[164]但是無可否認的菽莊鐘社徵詩，動輒引起

[160] 見許南英，〈賀林叔臧侍郎暨德配龔夫人四十初度逢閏重慶〉，《窺園留草》，頁144。

[161] 《台灣日日新報》，「編輯賸錄」，1917.12.07，第6版。

[162] 「……每期各千餘卷，贈品約數百金，亦廣廈庇寒之一道。……」《台灣日日新報》，「菽莊徵詩」，1914.05.29，第6版。

[163] 鐘社二集揭曉，《台灣日日新報》，「鷺門紀事」，1914.05.21，第6版。

[164] 《台灣日日新報》，「吟社餘談」，1914.07.30，第6版：「廈門菽莊鐘社徵詩，福州詩界中人，寄詩應徵者，近頗熱鬧。惟第6集發表，省友錄取各卷，應得獎品，均付小洋，自六元至一角不等，在菽莊主人原為便利起見，□詩界中人，以鬥詩為提唱風雅，竝非恤士，概獎洋錢，頗不□□，或亦美中不足也。」

千百人投卷，實與其獎賞有關。

（二）徵詩文活動

菽莊鐘社徵詩文活動，較具規模者，據林爾嘉「菽莊叢刻」序云：「菽莊自結社以來凡徵詩五，徵詞一，徵賦一，徵序一」，[165]其中徵詞活動並不是菽莊鐘社所舉辦，而是林爾嘉之弟林爾皋回鼓浪嶼組碧山詞社，假菽莊的藏海園所作的徵詞活動。[166]若按時間的先後順序，主要有1915年虞美人徵詩、1916年黃牡丹徵、1919年的七夕四詠、閏七夕乞巧詩、有1920年的徵詞、1922年三九雅集徵詩、1923年徵賦、1924年小蘭亭三修禊徵文等。林爾嘉於1931年將這八種結集成「菽莊叢刻」，一來希望能奇文共欣賞，再者藉此讓詩社的影響力更深更遠，其序云：

> 茲綜八種重付剞劂，命曰菽莊叢刻，蓋欲假旗鼓以張吾軍也。昔宋元之際，浦陽吳氏月泉吟社以田園雜興徵詩，得若干首屬方謝諸公甄錄成集，鏤版行世，逮清乾隆時編入四庫全書，而月泉吟社之名可與諸作者並傳千古矣。夫奇文欣賞，古今所同，將來文治昌明重纂四部，必有明令徵求私家藏帙例，以月泉吟社斯編，倘亦在所不遺乎！[167]

文中林爾嘉有意將菽莊鐘社和宋元之際的月泉吟社作一聯繫，當然他更強調的是文章乃不朽之盛事，人以文傳，可與日月爭輝，而菽莊主人風雅韻事亦將流傳千古。

菽莊鐘社眾多徵詩文活動中，以「虞美人」徵詩活動為例，據1915年《台灣日日新報》刊載此消息云：

> 林爾嘉氏所立菽莊鐘社，近懸賞詠物詩，題為虞美人，七

[165] 《菽莊叢刻八種》前林爾嘉辛未（1931）春序，「台灣文獻匯刊」7輯5冊。

[166] 《台灣日日新報》，1920.04.10，第6版，「菽莊主人啟」云：「庚申（1920）仲春，舍弟爾皋，久客歸來，有碧山詞社之舉，花朝集社侶於菽莊之藏海園。倚聲既竟，爰拈題徵求海內詞壇，賡續韻事，臨風延跂，無吝珠玉。碧山詞社詞題：帆影，調寄氐州第一，限至舊曆四月底截收，擬定次第分為甲乙餅三等，書券銀臨時酌贈。卷交廈門鼓浪嶼菽莊吟社。投卷時希自書姓名住址，卷尾騎縫處，填寫勘合，蓋用小戳，支取贈品，以勘合為憑。」

[167] 同註165。

> 言排律二十韻，不限韻，至舊曆十一月十五日截收，十二月十五日擬定次第，登報通知。第一名贈書券銀一百二十員，第二名贈書券銀八十員，第三名贈書券銀六十員，第四名贈書券銀四十員，第五名以下酌贈。卷交廈門鼓浪嶼菽莊鐘社，投卷應自署姓名住址，並於卷尾騎縫處，填寫堪合，蓋用小戳，支取贈品，以勘合為評云。[168]

在此之前，相關的徵詩活動報導都未見將獎金獎品訂的如此清楚，此次則特別公開其額度，希望拋磚引玉，獲得大家回響。總計取120名，事後也在報紙上公布前十名的得獎者名單與獎品。這次的徵詩入選120名的作者有些是來自台灣，於是有讀者要求，能將其他入選作品一併公布在報紙上[169]。1916年2月19日《台灣日日新報》應讀者要求，公布台灣得獎作者的名單計從41名到115名分別有：新竹鄭幼佩、嘉義羅漢章、嘉義洪棪材、台中李君碧曜、台北陳君禮諸人。[170]

再以1922年的「菽莊三九雅集徵詩啟」為例，[171]此一徵詩啟將菽莊建構的時間、內外景緻描述的十分詳細，各園的亭台樓閣命名的緣由典故、前後方位，都一一羅列；同時還描述了當日詩酒之盛況，讓未能親自蒞臨的詩友能有歷歷在目之感，所以入選之文對於菽莊風景能如數家珍般詳細描寫，宛如親身蒞臨現場般的精采真切，三九雅集徵詩，評選後印刷出版，分贈給入選者。其後又有刊登於1923年《台灣日日新報》的「徵賦啟」，在此啟前文林爾嘉說明其緣由，公佈了徵賦的題目、格式、用韻、截止日期、交卷地點、贈品等相關細節云：

> 廈門鼓浪嶼菽莊主人林爾嘉氏，曩以三九雅集之詩印刷告竣，分贈於選者，此次所募集，題為壬戌七月既望鷺江賦月賦，不拘體韻，卷交廈門鼓浪嶼菽莊吟社，限至本年陽曆四月末日。贈品分甲乙丙三等，臨時酌定，投卷時自書

[168] 「鐘社課題」，《台灣日日新報》，1915.11.08，第6版。

[169] 「雪白梅香」，《台灣日日新報》，1916.01.09，第6版：「貴報載菽莊吟社徵集虞美人詩，我台作者大有其人，近日想能發表，願將其所取姓名及詩，錄在報端，以供同好。」

[170] 「虞美人之揭曉」，《台灣日日新報》，1916.02.19，第6版。

[171] 《三九雅集詩》後附，菽莊叢刻八種之一，見《菽莊收藏雜錄（二）》。

> 姓名住止，卷尾騎縫填寫勘合，蓋用印章，支取贈品，以勘合為憑。[172]

講完相關規定，「徵賦啟」同樣將當日的情景作了一情文並茂的描述，以引導應徵者的撰寫思維，其內容如下：

> 菽莊落成於茲十年矣，爾嘉度地於眉壽堂之東，觀釣台之左，臨流築閣既成，今年干支，適丁壬戌（1922），乃於七月既望，燕飲以落之，而額其閣曰壬秋閣，繫之以年，紀實也。是日長空秋霽，遠山開雲，爽氣撲人，新林如沐，爾嘉與客散步於四十四橋之上，眺臨大海，平挹雙塔，（一在圭嶼，一在南太武，園中望之，左右分峙也）落日媚波，餘霞如綺。稍焉月上林際，與潮俱高，爰放舟於千波亭外，同遊者九人，……今日之遊，未知與元豐壬戌東坡之赤壁奚若？舉杯問月，惜不能言，然東坡之所遊者，初非曹孟德釃酒臨江之地，而拳拳於一世之雄。此地為延平故壘，藤牌子弟突起之鄉；……因相與洗蓋更酌，泛乎中流，遙望鷺門諸山，隱約雲際，舟行至此，月已逾午，微風海上，吹襟生涼，咸懍懍乎其不可復留焉。乃鼓櫂抵鹿耳礁，舍舟上路，爾嘉家臨江，客既去，爾嘉亦返，獨坐九十九樓之上（樓四層計九十九級故名）。見長空月色，皎然流輝，花木樓台如銀，……今夕之遊，信乎不可無以紀之。爾嘉不文，敢援徵詩之例，以請海內騷壇，抽毫作賦，韻事賡續，諒亦大雅所不棄也。

「徵賦啟」中敘述，菽莊藏海園因「壬秋閣」的完成適逢「壬戌」，而主人與友人泛月鷺江，時間正好也是「七月既望」，長空月色，斯景斯人，其閒情逸致不減東坡〈赤壁賦〉之千古風流，遂引發此次徵賦之舉，《鷺江泛月賦》的結集付梓，則是此次徵賦的成果。入選作品多將林爾嘉和東坡作一比擬，以選集第一篇沈則沆之文為例，沈文前有一序，扼要述為文之緣由，其辭開首「歲次壬戌，七月既望」，即將此遊與東坡的「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的赤壁之遊扣在一起，接著以「泛月鷺江，適後宋元豐間蘇子瞻赤壁之遊蓋八百年」，一前一後，前有蘇東坡，後有

[172] 「徵賦啟」，《台灣日日新報》，1923.04.13，第6版。

林爾嘉，古今相互輝映，並傳佳話。

菽莊的徵文，以1924年《菽莊小蘭亭徵文錄》[173]最可見其盛況。徵文共錄取120名，除了豐厚的獎金外，獎品還有菽莊叢書、作品集和菽莊影片。[174]此次作品的參選是由沈傲樵評選，計得五百餘篇，[175]入選作品中朱家駒之序，內容扣緊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從修禊的時間、自然勝景、參與盛會的群賢、良辰美景等兩相比較，其人其景其情，或同或不同；但文中強調菽莊的一而再在而三的修禊之舉，在當今之世，顯得意義非凡。原本文人雅事的修禊，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喚起人們對生命憂患的感傷，而朱文則將菽莊修禊推向身處亂世而憂國憂民的思考。另一入選者陳鉅前之文則從周公的建洛邑，以流水泛酒作為修禊之始，進而談到歷史上貴游們的修禊盛事多不流傳，只有王羲之寫下〈蘭亭集序〉的千古佳篇而留名於世，然後扣上菽莊修禊，風雅之事古今相同。但陳文特別強調菽莊的三修禊事，指出三修禊有本有源，唐文宗時已有，藉此以見出菽莊之博雅，又將菽莊與石崇相比，石崇不僅是個豪士也是個名士，所結交皆當時文人才俊（如潘安、陸氏兄弟），今菽莊與之相比，其家世與風度可謂不遑多讓；最後言及菽莊於前清有官銜，改朝換代後仍固持傳統習俗，眷戀不忘，頗有不忘本之意在。此次徵文還兼及書法，所以也有規定書寫的紙張與格式，「菽莊修禊」將如王羲之〈蘭亭集序〉般，書文俱傳，永垂不朽。

菽莊鐘社的活動地點雖然以鼓浪嶼的「菽莊」為主，往來詩友也以地緣較近的廈門福建地區的文人雅士為主，但它與台灣詩友之互動也十分頻繁。1921年林爾嘉夫婦結婚三十週年慶，

[173] 見《菽莊收藏雜錄（二）》，頁461-563。

[174] 徵文啟云：「第一名至第十名各贈書券銀二十員、古今文字通釋一部、菽莊影片一份、菽莊小蘭亭徵文錄五冊。第十一名至第三十名各贈書卷銀十員、古今文字通釋一部、菽莊影片一份、菽莊小蘭亭徵文錄五冊。第三十一名至第一百二十名，各贈古今文字通釋一部、菽莊影片一份、菽莊小蘭亭徵文錄五冊。以上贈品希將勘合，逕寄廈門鼓浪嶼菽莊吟社支領。其餘四百名各贈菽莊影片一份，菽莊小蘭亭徵文錄二冊，菽莊小蘭亭徵文錄先寄，菽莊影片續寄，原卷恕不奉還。」見《菽莊收藏雜錄（二）》，頁562。

[175] 見《寄傲山館詩稿》，「菽莊花園十景」之十，〈小蘭亭〉：「尋常觴詠三千客，文字因緣五百人」下註：「甲子小蘭亭三脩禊徵文，由余評稿，得五百餘篇。」，頁43。

透過對外徵詩，獲各方熱烈迴響，《台灣日日新報》從大正10年（1921）11月29日至12月30日，在「詩壇」一欄，分別刊載台灣詩人的賀詩，其中如謝雪漁、林知義、魏潤菴「平生心志遺民託」、許梓桑、林子楨、陳古漁、林博秋、曾吉甫、曹秋圃、蘇澄河、黃星闕、張德修、高肇藩、陳禮恭、鄭養齋、黃守樸等。1924年7月，林爾嘉夫婦在其長子林小眉的陪同下赴日養病，途中先回台灣，適逢顏國年從大陸視察回台，劉克明率學生赴內地考察返台，因此瀛社詩友假江山樓一併宴請，送迎洗塵，其間以林爾嘉父子為詞宗亦拈題唱和。林爾嘉父子於7月14日搭西伯利亞丸東渡日本。[176]抵日後，林爾嘉還透過《台灣日日新報》刊登他向瀛社諸詩友的謝函。[177]1936年《台灣日日新報》也有刊載針對林爾嘉〈丙子（1936）閏三月三日菽莊小蘭亭重修禊事即席口占四絕〉相和詩者。[178]而「菽莊叢書」也用來當作台灣詩社聯吟大會時的贈品[179]；其中菽莊叢書版的《閩中金石略》，曾在《台灣日日新報》刊載販售。[180]而當林爾嘉與其夫人結婚30年帳詞出版時，《台灣日日新報》也為此事宣揚一番，報導中分別表彰林爾嘉子女的學歷與成就，[181]認為林爾嘉「亦可謂極享人世之幸福矣！從來吾台之富門子弟，大抵紈絝貽譏，今其七男一門濟濟皆以新舊學顯，故書此以為吾台一般有志人士之勗。」日本殖民政府把林家當成楷模，希望大家勉勵效法!

菽莊鐘社的活動從1914年4月成立到1915年，活動最為頻繁；1915至1924年間開始大規模對外徵詩活動為主，1924年以後菽莊主人出國歐遊，1930年回鼓浪嶼，其後來往於廬山與鼓浪嶼

[176] 《台灣日日新報》，「瀛社送迎吟宴」，1924.07.14，第4版；「菽莊氏賢喬梓東渡」，1924.07.14，第4版；「詩壇」，1924.07.17，第4版。

[177] 《台灣日日新報》，「無腔笛」，1924.08.04，第4版：「小眉君之尊人林菽莊先生，現寓神戶市此長狹通之三二靜養，小眉君隨之東上。菽莊先生自神戶寄書如左，囑向瀛社諸同人道謝，略謂……」

[178] 《台灣日日新報》，「詩壇」，1936.07.10，謝尊五，〈敬和菽先生閏三月三日小蘭亭視事重修禊事韻〉；「詩壇」，1936.07.20，許迺蘭，〈敬和菽先生閏三月三日小蘭亭視事重修禊事韻〉。

[179] 「接到林履信電話，言對於二十日全台聯合吟會，將寄附菽莊叢書二部，以為贈品，表厥敬意……」。見《台灣日日新報》，「詩為寄贈續誌」，1927.03.20。

[180] 「閩中金石略，菽莊叢書版成，全部僅十二元……」該則詳細介紹其作者與內容。見《台灣日日新報》，1937.01.13，第8版。

[181] 《台灣日日新報》，「墨瀋餘潤」，1924.05.24，第6版。

之間，乃至爾後卜居香江，上海十年，這其間菽莊主人不在，吟社皆由沈傲樵主持，直至1944年9月沈傲樵病逝。[182]林爾嘉〈辛巳（1941）〉云：「舊侶雲散如夢幻，傷心不堪重回首。鼓棹無計早還鄉，劇憐三徑荒蕪久。唯幸知己有故人，醉臥壺天一拙叟」；[183]〈甲申（1944）五月十八日七十生日感賦〉云：「菽莊社侶都星散，碩果壺天客僅存」，[184]都說明沈傲樵在其間的重要性。日後林爾嘉人在國外，詩友也會寄題菽莊諸景、雅集的詩文寄給林爾嘉，魚雁往返保持聯繫。[185]1947年，林爾嘉的第五子林履信回廈門，又邀集新老吟侶舉行修禊活動，[186]直到1948年4月30日的《廈門大報》登載一則「勝利後隔江小蘭亭舉行第一次春禊」的消息，文中提及林爾嘉先生雖然未歸，但其子林履信替父親操辦了抗戰勝利後吟社的第一次聚會，菽莊吟社詩友重聚于菽莊花園小蘭亭吟詩暢敘。[187]

（三）社員狀況

菽莊鐘社的社員狀況如何？以筆者所見相關文獻，並無完整明確的社員名單。林剛義的《林菽莊先生詩稿》發刊前言說「社侶千人」；[188]王國璠說有三百餘人，「皆德行貞絕、道術通明之士」；[189]小蘭亭修禊有「是日到會者一百餘人」的記載，但這些都只是籠統概括的數字。另外，[190]沈驥在《菽莊詩稿》前序指

[182] 林爾嘉〈寄傲山房詞稾序〉：「己丑（筆者按：應為癸丑之誤）余倡立菽莊吟社，邀沈子入幕，遂得時以文酒相盤桓。沈子詩文均高華，惟性嗜詞，能以雕心鏤肺之構寫憤時嫉俗之情，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非歟!」，見「台灣文獻匯刊」7輯4冊，頁236-237；〈辛卯上巳陋室修禊抒感〉詩末註：「嗣予出國歐遊，菽莊吟社由沈傲樵主持，未嘗或輟。迨至甲申（1944）九月初一日傲樵病逝，社友星散，始中止。」《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1。

[183] 《林菽莊先生詩稿》，頁57。

[184] 《林菽莊先生詩稿》，頁64。

[185] 如蘇大山，〈題菽莊十圖寄懷主人瑞士〉，見《廈門詩薈》，頁261。

[186] 〈己丑（1949）上巳靜勝樓修禊〉詩序云：「……丁亥（1947）五兒履信歸廈，復集新舊社侶舉行之，今年定亦如是。」《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2。

[187] 〈鼓浪詩聲去復來——文史專家洪卜仁細說「菽莊吟社」當年事〉，《廈門日報》，2006.05.31。

[188] 林剛義，《林菽莊先生詩稿》發刊前言：「民國三年，歲次甲寅，菽莊吟社成立，吟侶約近千人，唱酬悉止萬首」。

[189] 王國璠，〈林公爾嘉傳略〉，頁43。

[190] 《菽莊相關詩文集》，徐士俊詩稿〈小蘭亭修禊〉註，頁373。

出有20人；《廈門文化藝術志》則云：「民國初期林爾嘉為首的菽莊吟社，成員100多人，編印詩集十多冊」；[191]《詩游廈門》作者彭一万認為菽莊吟社主要吟侶，「幾乎囊括了廈台術有專攻的飽學之士，唱酬不斷，後來發展到將近1000人，包括福建，湖南、江蘇、浙江等省市，菽莊花園也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士國』。」[192]但若以1920年的「庚申雅集」，施士洁與李禧詩作的記錄，則該次參加的社侶有18人。[193]其詩侶的成員之所以會有從18人到千人的差距，其原因在於有些統計將徵詩文所得的作品作者也算入，故而成員當然可觀。

由於菽莊吟社目前並未見有吟社成立、組織相關規定的記載，尤其吟社活動的時間從1914年成立到1948年長達30年，其間林爾嘉數度往返於廬山鼓浪嶼，還有10年的時間林爾嘉居住滬上，以菽莊主人的熱情好客，往來社會名流、詩文酬酢如此頻繁，加上社員中有的老成凋謝，或適逢戰亂走避他鄉異國，其社侶人數的進出與名單確實難以掌握。而《台灣文獻匯刊》雖蒐錄許多與菽莊往來相關詩文片斷，但有些也無法直接判斷是否即為吟社社員。[194]按1914年5月29日《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載，來自台灣參與菽莊吟社的有施士洁、林輅存、陳望曾、許南英、汪春源、江呈輝等人[195]。而沈傲樵之子沈驥，以自己曾經參與菽莊吟社盛會親身接觸的經驗，[196]明確指出社侶有：施士洁（1855.1922）、汪春源（1869.1923）、許南英（1855.1917）、

[191] 廈門文化藝術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文化藝術志》（中國廈門：廈門大學，1999），頁178。

[192] 《廈門晚報》，2005.01.19。

[193] 施士洁，〈菽莊吟社自癸丑（1913）至庚申（1920）八年矣，花事惟菊特盛，主人屬同社十八子以八律詠之〉，見《後蘇龕合集》，頁312。李禧〈庚申菽莊看菊〉詩前注云1920年（庚申）的雅集共有18人，見《廈門文化藝術志》，頁242。

[194] 《台灣文獻匯刊》7輯4冊，「菽莊相關詩文集」有收往來錄詩文片斷，如鮑祖德、吳玉佩、葉挺秀、賀仲禹、周子秀、弢本、寄凡、愚舟、江煦等和作。

[195] 「台紳林爾嘉林景仁喬梓，於廈門鼓浪嶼發起詩鐘，名曰菽莊鐘社，每星期一次，已開四唱集。吾台名士施士洁、林輅存、陳望曾、許南英、汪春源、江呈輝諸君均與其列，……」。《台灣日日新報》，「菽莊徵詩」，1914.05.29，第6版。

[196] 沈驥，〈舊日攬勝〉七絕29首之19詩註云：……「雅集會宴於眉壽堂、聽潮樓、或亦愛吾廬，賦詩終日不倦，我亦隨先嚴吟詩，……」，見《慈廬詩稿》2輯，頁32，收入《沈傲樵父子詩詞選集》（台北：一昇印刷公司，1979）。

陳石遺、林琴南、吳增祺、楊士鵬、蔡迺賡（穀仁）、施健庵（乾，1874.？）、李禧（繡伊，1883.1964）、龔雲史（？.1921）、龔樵生（植，1869.1943）、龔紹庭（頌眉、顯禧，1876.1944）、蘇菱槎、陳培錕（1877.1964）、吳東園（承炟）、周墨史（殿薰，1867.1930）、陳劍門（棨倫）、林琯玉、沈傲樵（1869.1944）等計20人。這些有台灣的詩人、廈門、漳州、泉州的社會文士名流、林爾嘉的親屬等。李禧1920年〈庚申菽莊看菊〉詩前註參與的18人為：「與施士洁、龔幼笙、龔一愚、汪杏泉、蔡澍村、周墨史、吳桂生、蘇君藻、龔雲史、龔頌眉、龔樵生、沈傲樵、馬亦籤、莊畹耕、施健庵、盧蔚其、盧乃沃、李繡伊等十八人同作。」[197]其中如吳桂生（增）、蘇君藻（大山）、馬亦籤、莊畹耕、盧蔚其（文啟）、盧乃沃（心啟），都是沈驥所沒提到的。盧蔚其、盧乃沃是盧立軒之孫，盧氏與施士洁在台南三代比鄰而居，乙未割台後，避地於鷺門，居於廈門蘇厝街[198]。再從台灣文獻匯刊「菽莊相關詩文集」的殘稿片斷，以1934年甲戌的消寒會、1935年的殘稿記錄所載為例，其時參與雅集的除沈傲樵、龔樵生、蔡乃庚（穀仁）、龔頌眉、李繡伊、蘇鏡潭、施健庵外，尚有沈子石、楊瘦石、江仲春、蘇警予（甦，1894.1965）、謝雲聲、王秋暾、陳湘屢、龔菡庭等，[199]此時台灣遺民詩人如施士洁、汪春源、許南英都已過逝多年。[200]其他如彭一万論〈菽莊吟社主要吟侶〉、三風堂堂主〈冶春後社與菽莊吟社〉在論及吟社社員時，更涵概福建廈門當地官員、著名文士、書法家，如彭文中提到如：孫道仁、許世英、周蓮、來玉林、黃

[197] 見廈門文化藝術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文化藝術志》（中國廈門：廈門大學，1999），頁242。

[198] 見〈司訓立軒盧公家傳〉，頁433；施士洁尚有詞〈十二時〉（和年家子盧乃沃茂才悼亡之作），見〈後蘇龕詞草〉，《後蘇龕合集》，頁251。

[199] 《菽莊相關詩文集》，頁218-219。此片斷殘稿上分「已交齊者」、「未交齊者」；上面載有：「未交齊者：龔樵生，缺第五集，賞春。蔡乃庚，缺第四、五、七、八、九集，觀棋、賞春、拜石、春潮、春草。……」有些為目前已知的菽莊詩社的社員，據此判斷此殘稿為詩社活動的記錄之一。若對照沈傲樵的《寄傲山館詩稿》作品，可知此為1935年之作。另頁2554-255有「菽莊消寒五題」詩稿，分別為〈甘蔗〉、〈探梅〉、〈觀棋〉、〈賞春〉、〈醉月〉等題，〈賞春〉其三下註：「蟫窟邀作臺遊，曾過板橋別墅，別後鯤南北鵬，南不勝悵觸焉。」〈賞春〉其四下註：「主人西遊瑞士七年，遍歷英德法意等二十餘國，皆張騫甘英所未到也。」此為《林菽莊先生詩稿》中〈甲戌（1934）九九消寒會〉的詩題。

[200] 許南英、施士洁、汪春源分別逝於1917年、1922年、1923年。

培松（菊三）、黃瀚、歐楊楨（少椿）、虞愚、曾遒、陳棨倫、黃鶴（師竹）、余少文、柯伯行、陳遵統、洪景皓、連城璧、汪受田（汪春源之子）、黃鴻基、孫印川、江煦、賀仲禹等，浙江有朱老謙、胡惟賢、湖南有沈廣耀等。三風堂堂主提到的有：賀仙舫、柯伯行、王選閑、余雨農、柯碩士（榮試）、黃雁汀、劉培元、黃峨等，但二文並未說明其所根據為何，所以很難據以判斷。[201]若再從沈傲樵《寄傲山房詩稿》考查，可以得知像歐陽楨、楊瘦石、王選閑等也都是往來詩友。今廈門的中華街區素為廈門的文脈所在，其中廣平巷有謝雲聲、蘇警予、虞愚的故居；周寶巷附近匯聚了周殿薰、蘇渺公等人，蘇厝街是台籍盧文啟、盧心啟、盧東啟三兄弟的故居，其它如李禧、王選閑、柯伯行、陳桂琛等的故居也都在中華區。由於地緣接近來往密切，或偶一參加，或為常客，因此，如欲要明確劃分何人是社員或非社員，恐怕也不是容易之事。

總之，菽莊鐘社的活動，初期以詩鐘為主，訂詩題、聘名士碩儒評裁詩卷，有時林爾嘉自己也擔任「監定」。選出優勝，確定名次給予獎勵，再由報刊加以報導。由於林爾嘉本身具備雄厚財力，其後更擴大徵詩詞文賦活動，以擴大詩社的影響力，這些都顯現在徵詩活動時所獲得的廣泛回響上，所以許南英云其：「龍頭拓地開詩社，牛耳登壇讓主盟」、「中原日月符新命，閩派風騷屬主人。」[202]而詩會的評比、刊登報上，對創作有激勵作用，讓與會者產生榮譽感，增加詩社的凝聚力，林爾嘉也藉此強化他詩壇盟主的權威。本來文人間詩會雅集，頻繁交游，在增進思想情感的交流聯繫的同時，也容易促成政治、文學觀念上的趨同，進而形成不同的文人圈子、或師友集團與派別。但菽莊鐘社基本上並未形成如一般文學史上某些明確的創作趨向或創作群體的風格，這或許和林爾嘉本身作風以及吟社以詩鐘、徵詩文作為主要競賽性質有關，畢竟林爾嘉所要凸顯的還是他的社會地位與經濟財力。但不可否認的，林爾嘉的詩會風流，囊括福建地區如

[201] 彭一万，〈菽莊吟社主要吟侶〉，《廈門晚報》，2005.01.19；三風堂堂主，〈冶春後社與菽莊吟社〉，見http://www.bokeyz.com/oblog4/user1/sfttz/archives/2007/28241.html

[202] 〈壽林叔臧侍郎四十初度〉、〈菽莊主人閏五月四十初度重慶〉，《窺園留草》，頁144。

漳、泉、廈等地的著名文士，的確是濟濟多士，所以沈傲樵形容他是「鄴下才名齊七子，幔亭宴會樂諸孫」[203]；而曾參與詩會獲獎者亦深深引為自豪，許多文士仰慕林爾嘉雅的盛名，寄詩文毛遂自薦，希望能獲得林爾嘉的賞識青睞不在少數，[204]吳曾祺云：「叔臧能文章，而性好客，賓客皆一時之選，四方文士至者，多主其家，觴詠之事月數舉，壇坫風流，照耀一世」[205]，的確，對林爾嘉言，其一生與詩會活動，始終有密切的關係。

六、菽莊鐘社：台灣遺民與流寓文人的空間

菽莊鐘社盛況空前，雖然參與者多達千人，事實上扣除徵詩者、政商名流、自己的親屬外，成員約有三類：一為滿清時期有功名且德高望重者，如陳海梅、陳望曾；二為流寓在福建廈門的不得志的文人，如沈傲樵、莊鑄儂；三為來乙未割台內渡的台灣的遺民，如施士洁、許南英、汪春源、蔡穀仁（乃賡）、蔡樞南（壽星）、施乾等。陳望曾因與林爾嘉有親戚的關係，而成為菽莊常客，雖同是來自台灣，[206]但長年宦職在外，與乙未割台內渡的台灣文士情況不同，故而本文未將陳望曾作為討論之列。這些流寓文人與台灣遺民，透過結社聯吟，彼此思緒交融，結下深厚友誼，在時間的反求中，遺民的群體話語，多圍繞在菽莊、感慨興亡，時不我與的感嘆中。基於筆者目前所見資料為限，以下先以流寓文人與台灣遺民作為本文論述範圍。[207]

---

[203] 見〈寄壽慈慰匡廬〉，《寄傲山館詩稿》，頁89。

[204] 如《菽莊相關詩文集》中錄有一些的詩作，如頁369，甲子（1924）冬日寶山問梅山人舒昌森〈寄懷菽莊主人林公爾嘉僑寓神戶〉調寄壺中天云：「多君高尚溯前年，菽莊徵詠，東施顰效，僥倖孫山名未落，足見愛才懷抱。白傅長裘，杜陵廣廈布惠，誠非小結緣，翰墨藝林尤更傾倒。 深羨營池築館，栽桂培蘭，花發香爭妙。世界蜩螗如鼎沸，誰止冰戈紛擾？松菊猶存，林泉無恙，避地除煩惱，攜梅載鶴，朵雲飛下蓬島。」；如頁371王良有：「久仰鴻名，無緣晉接，謹賦一律以誌頌私，並抒鄙懷錄呈菽莊主人教正」、頁378古越余重耀〈旅行小草〉錄請菽莊先生吟檀教正、頁400鄭豐稔等人的詩作皆是。

[205] 〈菽莊記〉，《台灣日日新報》，「文壇」，1914.06.08，第4版。

[206] 生平可參見〈陳望曾過板橋林氏別業詩〉，收入王國璠，《板橋林氏家傳》，頁146。

[207] 莊鑄儂生平所見資料少，許南英〈秋日懷人〉之六云：「浪仙詩瘦身兼瘦，原憲家貧學不貧。獨來獨往能拔俗，一顰一笑不隨人。已成窮餓天猶妒，縱欲趨時性未馴，悔不十年勞服賈，圖書萬卷誤儒巾」，可見其境遇亦不佳，《窺園留草》，頁196。

（一）流寓文人：沈傲樵

沈琛笙（1869.1944），[208]湖南衡陽人，名琇瑩，字傲樵，別號南岳傲樵、壺天醉客、栗坪拙叟、拙叟，清光緒壬寅（1902年）舉人，兩蹟禮闈。1907年考取官費，前往日本留學，入東京法政大學為研究生，先後參加華興會、同盟會。[209]1908年欽敕揀選知縣，嗣任廣州候補兩廣鹽運大使，兼任廣東法政大學堂教授，結識許南英，兩人十分相契。1913年時許南英正擔任龍溪知事，1914年許南英欲纂修龍溪縣志，[210]聘琛笙擔任福建龍溪縣修志總纂；1914年由許南英的介紹，得以結識林爾嘉，[211]遂與林爾嘉為莫逆交，後來擔任林爾嘉的幕客。因時局紛亂，沈傲樵寓居鷺島，超過30年，[212]當時卜居於鼓浪嶼升旗山下海天寓樓。1927年春，曾應邀到臺灣旅遊。沈傲樵與施乾是同屆同年，十分相契，和許南英、施士洁也是知交。施士洁的《後蘇龕詞草》（計53題56首）中超過五分之一是寫給沈傲樵的，時間約在1913年在龍溪擔任龍溪縣志修纂時作。[213]在施士洁眼中，沈傲樵才情有如屈宋風騷般，[214]而身處時代狂潮，兩人空富文采，前途茫茫，中年落魄他鄉，因而特別有惺惺相惜之感。從施士洁與沈傲樵的詞作看，內容多感舊興悲，愴懷時局，常有窮途痛哭之感。此外從許南英〈秋日懷人〉之三是寄懷沈傲樵的，詩中亦可看出沈傲樵的窘境：

乞米饑驅走五羊，一官匏繫費商量。忽驚烽火罹塵劫，賤

[208] 林爾嘉，〈丁亥歲闌迄戊子……慨然有作〉，《林菽莊先生詩稿》，詩註：「傲樵於甲申（1944）九月初一病逝於壺天。」，又林爾嘉詩〈己卯十月初十日琛笙如兄七十揆辰口占七截二首郵呈為壽〉，己卯年（1939）係沈傲樵70歲，據此推算其出生年。

[209] 參考沈驥〈我的父親沈傲樵先生〉，見《沈傲樵父子詩詞選集》。

[210] 參見龍溪知事許南英，〈募修龍溪縣志啟〉，《台灣日日新報》，「文壇」，1914.05.01-02。

[211] 許南英，〈甲寅閏五月七日偕沈琛笙、徐蘊山赴菽詩社；夜發鄰江，曉至江東橋趨謁黃石齋先生講堂〉，《窺園留草》，頁149。

[212] 1931年作品〈生日書感〉詩註云：「余離湘旅閩二十四年矣」，見《寄傲山館詩稿》，頁68。

[213] 〈金縷曲〉，《後蘇龕詞草》，題下註：「龍溪晤沈孝廉傲樵」，《後蘇龕合集》，頁343。

[214] 〈金縷曲〉，《後蘇龕詞草》：「到如今蘭愁芷怨，湘波闃寂」諸語；〈金縷曲十疊韻〉：「傲樵九疊，自謂楚人，本楚辭九章九歌之義。」，《後蘇龕合集》，頁343、348。

> 賣文章計宿糧！嶽麓瞻依思老母，漳江憔悴累姬姜。衡陽斷雁無消息，修史何人識子長。[215]

沈、許二人同是面臨前後兩個時代邊緣的交接，皆為衣食奔走天涯，誠如時人所云，「文學總是與失意者與邊緣感受在一起，邊緣是文學激情誕生的所在」，[216]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彼此共命同調，因而文詞寫來特別心酸淒涼。沈、施、許相遇，以文會友，沈傲樵擅長譜詞，施士洁作為台灣文壇盟主，詞雖不是其所擅長，但也不甘示弱，與之疊和韻至十一疊，終究「棄械投降」。[217]

沈傲樵以悲秋楚客、飄泊苦吟之身來投靠林爾嘉，他也是王緗綺的高足，湘綺老人的「乙亥日記」云：「七月廿六日沈琇瑩來肄業，石鼓書院高等生也，亦欲借其才華，以張吾軍」，「琛笙詞章，隸事尚雅，奇秀在骨」，[218]對於沈傲樵期許相當高，而林爾嘉更是推崇「其詩詞均可與緗綺頏頡也」、「昂昂還有出群才」[219]，十分欣賞他的作品與才華，林爾嘉在〈寄傲山房詞稾序〉如此評論道：

> 沈子湘產也，湘古多詞人，文藻孕於山川，騷愁發乎情性，靈均景差遠矣，近代壬秋王先生與沈子實振其緒而傳其業。沈子其志潔，其行廉，其詞茂以淵，可以詩頌昇平，藻飾萬彙而有餘；顧今其引商刻羽，度曲終老以詞自見乎！抑今者乾坤何世，文章誤我，沈子志既潔，行既廉，詞既茂以淵，不以引觴刻羽，度曲終老以詞自見，……余倡立菽莊吟社，邀沈子入幕，遂得時以文酒相盤桓。沈子詩文均高華，惟性嗜詞，能以雕心鏤肺之構寫

[215]　《窺園留草》，頁195。

[216]　劉俐俐，〈後殖民主義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策略問題筆談〉，《南開學報》2期，2001.03。

[217]　〈金縷曲十一疊韻〉下云：「傲樵以十疊贈行，予謂填詞和韻至於十疊，千古所未有也；然東搀西搘，貽笑大方，棄甲曳兵，在所不免，十一疊勉強塞責。明日歲除，從此擱筆，乞降而已」，《後蘇龕合集》，頁348。

[218]　見《寄傲山館詩稿》，頁63所附。

[219]　〈琛笙如兄七十晉一揆辰詩以壽之〉詩註，《林菽莊先生詩稿》，頁50；〈沈歲霖夫婦適來自鷺江，為余祝壽，意外重逢，詩以志之〉詩註：「癸酉壽沈琛笙詩，有昂昂還有出群才之句」，《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5

憤時嫉俗之情，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非歟![220]

這裡敘述了兩人結識的因緣，也透露了林爾嘉的慧眼與惜才心情。由於沈傲樵的文采，所以常擔任吟社評審，林爾嘉赴歐旅遊，更由沈琛笙主持吟社，修禊事蟬聯無間。林爾嘉視他為知交，「窮愁兩字苦吟身，知己生平只一人」、「惟幸知己有故人，醉臥壺天一拙叟」；[221]舉凡傳統節慶，元宵、七夕、修禊、端午、壽慶，藏海園大小宴集，菽莊十景的踏遊，沈傲樵都是常客；林爾嘉歐遊，或者廬山消夏期間，也都可以看到林爾嘉與沈傲樵來往詩作甚多。[222]《寄傲山房詞稿》14卷於己卯年（1939年）編輯完成，[223]林爾嘉付諸剞劂，並將它列為菽莊叢書第五種。在沈傲樵眼中林爾嘉則是像戰國諸公子的「信陵君」、「春申君」、「孟嘗君」般禮賢下士。歷史上信陵君不以富貴驕士，侯嬴不過是小小的夷門抱關者，信陵君卻能以一貴公子身份，屈尊相就；其後侯嬴感信陵君情深意重，遂抱士為知己者死的信念，以回報信陵君，沈傲樵詩云：

十九年來誼最真，金蘭難得譜求新。信陵卻重侯嬴智，鮑叔能知管仲貧。貽我玉如荊阜璞，飲君酒勝洞庭春。只愁老去還為客，籬畔黃花解笑人。」[224]

「漂泊苦吟身，天涯孰與親？吳江落葉秋，楚客思春申。幻夢瑷樓迴，清歌水調新。萬花夜如海，可有月中人。[225]

詩中一再訴說自己飄泊異鄉的處境，而林爾嘉是他最重要的知

[220] 1934年〈寄傲山房詞稾序〉，見「台灣文獻匯刊」7輯4冊，頁236-237。

[221] 見《林菽莊先生詩稿》，〈讀壺天醉客寄懷之作感賦〉，頁39；〈辛巳三展重陽飲於寓樓適李克芽來自鷺江把酒論文詩以誌之〉，頁57。

[222] 「故人消夏壺天裡，寄我新詩感慨多」、「故園壺天，有客消寒，歲歲寄詩」，見〈消夏第六期會於剛義寓〉，《林菽莊先生詩稿》，頁49；〈庚辰十二月十二日消寒第二期……鼓浪嶼傲樵〉之詩註，頁50。沈傲樵甲戌年之作，〈三疊前韻為慈衛壽〉詩下註云：「慈衛於廬山新置別墅曰識廬」；〈慈衛示以自題識廬一絕即次其韻〉，《寄傲山館詩稿》，頁88。

[223] 〈辛巳元月廿八日，消寒第七期，菽莊吟社寄到叢書第三種寄傲山館詞稿，並讀傲樵志盛志喜詩，答以一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52。

[224] 〈酬叔臧詞長〉，《寄傲山館詩稿》，頁80。

[225] 〈中秋書感寄慈衛滬上〉，《寄傲山館詩稿》，頁99。又見〈端午送百忍老人避暑廬山〉：「昨夜樓頭話別情，今朝江上送行旌。田文生日誰知道？獨有馮驩感不平」，《寄傲山館詩稿》，頁96；〈壽百忍老人六十〉：「二十年來老主賓，非關珠履羨春申。君持三寶稱慈衛，我避群魔與佛親。別後藜牀游子夢，劫餘蓮社寓公鄰。大撓甲子須重算，久視長生自在身。」，《寄傲山館詩稿》，頁97。

音。今沈傲樵詩中，有許多與林爾嘉來往作品，舉凡贈物、饋藥、送食品、[226]招飲，[227]皆可見其二人濃厚情誼。菽莊的談瀛軒上有「半樓」，藏書畫古帖，平日除林爾嘉姬妾眷屬外，外人罕得以進入，但沈傲樵卻受邀至「半樓」與林爾嘉談碑論帖，〈題菽莊半樓〉云：

> 高潔好樓居，塵哀半點無；坡仙午攤飯，玉女晚投壺。古意千金帖，奇觀八駿圖。談瀛多少海，未許唾生珠。[228]

沈傲樵寓廈門與林爾嘉的交情逾二十年，林爾嘉以「如兄」待之，林爾嘉情誼，讓他雖身處困頓，卻有「鷺江即是桃花源，賃廡閒居無妨久」之感。[229]

（二）台灣遺民

至於來自台灣的遺民「台南五進士」：陳望曾、施士洁、蕭逢源、汪春源、許南英等5人，曾同住鼓浪嶼，一時有「五鳳齊飛入洞天」之譽。[230]但其中施士洁、許南英、和汪春源等人，內渡後的境遇並不順遂，他們像是「天際孤鴻」，舊巢都在海東，且在台灣的社會地位崇高，一旦返回中國，他們的處境頗似所謂的「功名窮人」。[231]施士洁詩云：「回首瀛南舊鳳鸞，同時飄泊羽毛殘。許渾作客汪倫別，剩有孤松守歲寒。」[232]詩中「瀛南舊鳳鸞」，指的是許南英和汪春源，當時許在廣東，汪在江西，兩人

[226] 〈叔臧吟長自武林寄贈摺扇香珠酬以兩絕〉，《寄傲山館詩稿》，頁61；〈慈衛書來，饋食物四種，酬以一律〉，《寄傲山館詩稿》，頁92；〈百忍老人饋藥〉，《寄傲山館詩稿》頁102。

[227] 〈十月十日百忍老人招飲亦愛吾廬酬以二絕句〉，《寄傲山館詩稿》，頁90；〈慈衛招游橋東最高處午餐口占〉，《寄傲山館詩稿》，頁94；〈秋夕藏海園宴集〉，《寄傲山館詩稿》，頁90。

[228] 據此詩下註云：「菽莊談瀛軒落成十六年矣。軒有半樓，至為幽邃。甲戌初夏，百忍老人始移榻其中，諸姬隨侍，外人罕得至者。百忍好為韻事，有琴棋書畫之樂，其他游戲三昧，為樂尤多。一日，招余談藝，因得綜覽其佳處。亟語百忍曰：『斯樓維小，包羅最富，可謂別有洞天矣。』……」《寄傲山館詩稿》，頁97。

[229] 〈樵生示以甲戌除夕感懷詩即題其後〉，《寄傲山館詩稿》，頁105。

[230] 《台灣日日新報》，「五鳳缺一」，1918.01.08。

[231] 清代薄俸養官制，低級吏員只要稍見清廉，必囊　空無，生業蕭條，宦味寡淡。見陳玉蘭《清代嘉道時期江南寒士詩群》，頁32-44，（北京：人民文學，2004）。

[232] 〈乙巳（1905）除夕感懷寄示林彭壽公子〉，詩下註語云：「允伯、杏泉二門人，遠宦於江右、粵東。」，頁155。

當時正致力於推動新政、教育，改良社會風氣。至於施士洁則常有「今日遺民前進士」的感嘆[233]，從參加商會、主辦貢燕業務，往來福州、廈門間，任同安縣馬巷廳長、入閩省修志局、寄居廈門，所謂「旅燕營巢」、「抱葉雌蟬」之語屢見於詩作中。[234]許南英也屢屢抱怨「亂世功名無所用」、「宦夢如花春落去」，[235]他自1895年始至1913年間，從台灣到中國、南走新加坡、暹羅，再回到中國，在中國時來往於福建、廣東之間，短短幾年，不斷改調職位，輾轉於番禺、廣州、雷州、徐聞、陽春、陽江、三水、漳州、龍溪等地，最後來到印尼棉蘭，1917年因痢疾歿於棉蘭。其間所擔任職務如分校試卷、清鄉事務、知縣同知等，一生游走於所謂「冷宦」「末吏」的職務[236]。汪春源「滄桑變後，瑣尾流離」、「寄居廈島，顛沛龍溪縣因寄籍」，[237]其後雖於1898年參加會試，中為貢士，1899年中三甲第一百二十名進士，[238]但從1903擔任江西鄉試考官，1905.1907任江西建昌知縣，1907.1911在江西義安知縣任上積極推動私塾和學政改良，1907.1911江西義安知縣，[239]種種生活空間的不斷轉移與變動，與施士洁、許南英並無二致。汪春源詩集《柳塘詩文集》今不可見，但施、許詩中二人都以「遺民」自許，不時出現的南船北馬、作客他鄉、坐病坐窮、有志不得伸、惶徨若喪家之犬的天涯同命之嘆，大致可看出三人的困頓與無依。施、許、汪三人於1913年重逢於漳江（漳

[233] 〈補作六十述懷寄示同人索和〉，《後蘇龕合集》，頁253。

[234] 參見余美玲，〈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歌中的放逐主題：以海東三家詩為探析對象〉，輔仁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2005.11.26-27。

[235] 〈施澐訪山長在廈用「寄鄭養齋原題」作詩二首寄贈，並索和章；仍用原韻奉呈〉，頁77；〈曉起〉，頁137。

[236] 許南英，自號「春江冷宦」，見〈窺園先生詩傳〉，《窺園留草》，頁242；又許南英〈寄題丘倉海工部澹定邨心太平草廬〉：「自貶南交為末吏，不棲惡木飲盜泉」，《窺園留草》，頁80。

[237] 汪毅夫云：「汪春源曾經在1910年3月26日，在江西省南康府安義知縣任上，寄給其妹婿吳汝吉一封信，文中對其妹妹的去世表示了哀悼，　述了自己『滄桑變後，瑣尾流離』、『寄居廈島，顛沛龍溪縣因寄籍』，他『承示家六嫂及舍侄等困苦情形，讀竟涕下』，本想『挈其內渡』，但是自己雖任知縣，卻『清風兩袖，力不從心』。」見汪毅夫《閩南民間文獻考釋舉隅》，《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期，2005，頁109。

[238] 〈送汪杏泉入都補殿試〉，《窺園留草》，頁53。

[239] 參考汪毅夫〈台灣內渡文人與清末民初社會變遷和社會問題——以台灣進士許南英、丘逢甲、汪春源為例〉，《台灣研究集刊》1期，2006，頁67-73。

州），其時適逢汪春源生日，許南英寫給汪春源的詩云：

> 馳逐文場皆弱冠，浮沉宦海共灰心！羨君氣節龍之蟄，有子和鳴鶴在陰。不死竟逢新世界，餘生未忘舊山林。登堂一笑留君我，索取中山酒一斟。[240]

從乙未內渡，再逢民國建立，幾經滄桑，時局令人心灰意冷；不論是施、許、汪等台灣遺民，有的是名士才氣，以風雅自許，但身處如此多變的時代，無可如何，只能痛飲。施士洁也感慨云：

> 汝南許劭存鄉粹，潭水汪倫識友心。此生薇蕨仍周土，吾道荊榛遍孔林。安得蘅江都化酒，三人邀月影同斟。[241]

施士洁以遺民自許，三人的堅定友誼是亂世中最值得珍惜與肯定的。1915年施士洁60大壽，汪、許二人皆以詩相賀。[242] 60大壽本是重要生日，施士洁卻覺得年至60，親歷蓬萊三淺，空有白璧之質，不僅一事無成，還落得貧病交加，「庚寅初度生何益，子卯相刑悔已遲」，[243]與其說慶生，不如說是忌日，所以他寫〈耐公六十自祭文〉云：「生慚人傑，死愧鬼雄。六旬無用，一竅不通。生不如死，齎恨長終」，[244]老而不死，窮而不死，無限蒼涼。而許南英自身處境也是人海浮萍，載沉載浮，他在1913年的題〈王少濤囑題曾經滄海圖畫冊〉一詩時感觸特深：

> 羨君滄海幾曾經，我亦東溟又北溟。四顧茫茫無彼岸，寄身人海一浮萍。[245]

對許南英言，「曾經滄海」寓有深刻意涵，一則遙指滄海圍繞的海東故鄉，二則也指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取代他根深柢固的故鄉，

---

[240] 〈汪杏泉壽辰登堂拜祝，書此誌感，即以奉和〉，《窺園留草》，頁134。

[241] 〈許允白、汪杏泉兩君，勞燕分飛，倏逾十稔。今日蘅江萍水，天假之緣。讀允白「壽杏泉詩」，感慨係之，走筆次韻，用質吟壇〉，《後蘇龕合集》，頁224。

[242] 〈藝農、幼青強欲觴予初度，自維屈正則庚寅謫降，不禁感懷身世，無限蒼涼，伏枕口占，沉沉睡去，醒後錄呈允白、杏泉，並謝諸君子〉、〈六十初度，允白以詩壽我，如韻答之〉、〈杏泉汪大令以詩壽我兼以贈別〉，《後蘇龕合集》，頁226.228。

[243] 〈六十初度，允白以詩壽我，如韻答之〉，《後蘇龕合集》，頁227。

[244] 〈耐公六十自祭文〉，《後蘇龕合集》，頁387。

[245] 〈王少濤囑題曾經滄海圖畫冊〉，《窺園留草》，頁133。

所以曾經滄海；三則也指人海茫茫，何去何從？1915年清明前夕，王少濤即將返回台灣，更是觸發許南英的歸鄉之思。[246]王少濤當時擔任瀛旭書院訓導，施士洁曾將王少濤、魏潤菴、呂郁文（厚菴）三人鼎足，譽為「海天初日見三峰」。[247]事實上，「曾經滄海圖畫冊」曾廣徵名流題詠，而施士洁、許南英都在題詠之列，斯時斯景斯人，這位來自台灣的青年俊士特別引人勾起對故鄉的思念與感傷。

1914年林爾嘉成立菽莊吟社，施、許、汪皆受邀加入吟社。由於地緣之便，施士洁從內渡以後活動範圍大致以福建為主，尤其是廈門地區，因而在吟社成立之前，便與林爾嘉家族往來頻繁，[248]施士洁以「朱門客」的身份參與林爾嘉的詩酒宴會，經常「詩虎酒龍互角逐，騷壇牛耳誰主盟」。[249]菽莊鐘社的成立，對台灣的遺民實具有非凡的意義，施士洁〈和允白韻兼示菽莊主人〉詩云：

> 北海琴尊坐上人，不堪回首舊鯤身。粵東仙吏歸來也，又見詩豪許奉新。到此寧然已死灰，得宗天賦是樗材。相逢剩水殘山裏，私幸屬詩汐社來。[250]

許南英〈菽莊鐘社即事〉亦云：

> 相逢淪落劫餘灰，一輩文人盡散材。獨自不忘風雅事，招邀名士過江來。[251]

參加菽莊鐘社詩會，一來昔日海東詩友得以重聚，濟濟群賢，再者重溫往日斐亭鐘響的詩酒風流，彷彿回到那段藻采紛披、意氣

[246] 〈乙卯清明前一日送王少濤歸台灣〉，《窺園留草》，頁156。

[247] 見施士洁詩，〈世宙陵夷……爰志四絕，為異日券〉，《後蘇龕合集》，頁214。

[248] 可參見〈氅丈同林時甫太僕登萬松關……次韻和之〉、〈林菽莊京卿招同陳威季太守……游南普陀巖寺撮影〉、〈林侍郎別墅宴即次艾民韻〉、〈林侍郎白石里第即席次陳梅生郡伯韻〉、〈歲壬子重九日，菽莊林先生浪嶼別墅宴集同里諸詩人……〉等，分見於《後蘇龕合集》，頁78、頁165、頁166、頁208。

[249] 〈林侍郎白石里第即席次陳梅生郡伯韻〉，頁166；〈林菽莊京卿招同陳威季太守……游南普陀巖寺撮影〉，《後蘇龕合集》，頁165。

[250] 頁232。

[251] 〈菽莊鐘社即事〉，頁145，《窺園留草》。

風發的翩翩少年的時刻，逝去的青春重新活了起來。施、許諸人常感嘆滄桑之變，菽莊主人則轉憂為喜，慶幸正因為戰亂，得以將海東諸才人俊士會聚一堂。他以萬分欣喜的心情迎接這些來自故鄉的舊友，林爾嘉〈步許允白大令原韻〉云：

> 相逢談笑作閒人，同是鯤溟劫後身。才調如君今小阮，騷壇盡日鬥清影。青雲倦鳥亦心灰，舊侶蓬瀛未易材。不是風濤時變幻，菽莊安得故人來。[252]

施士洁60大壽，而林爾嘉更肯定這位台灣前進士，以詩相和，〈甲戌（1934）冬日仲訓芸兄初度詩以壽之〉一詩，[253]稱許施士洁詩與書法學養俱佳，詩得杜甫精神之三昧，書法作品有唐代名家歐陽詢的神髓。林爾嘉又聘施士洁任林小眉西席，施士洁對於林氏父子的知遇之情更是難以言喻。施士洁幾乎視林小眉為平生知音，一連串的和韻詩作，情緒如決堤般，滔滔絮絮的訴說自己內渡後生活的拙陋與不幸，[254]逋客寓公、依人白傅、禿樹雌蟬、尸居木偶、愚陋鯫生、流離鳥、脈望蟲、寄居蟲、江郎才盡的賣文窮措大……種種自喻都是牢騷滿腹；痛斥眼前的世界賢愚不分，指責周遭盡是無才無德無骨氣的小人當道，致白馬清流受讒害，所有不幸遭遇與憤恨不平傾洩而出。對於菽莊父子與鐘社，施士洁稱其所扮演的角色與淮南鴻烈與門下客，或是建安時期曹氏父子與七子相類，其風雅不輸少長咸集的蘭亭觴詠，總而言之，「菽莊」是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桃花源。林爾嘉所提供的不僅是物質的，「菽莊是我尋詩地」，更是他精神的庇護之所。[255]林氏父子的知遇之恩，施士洁在〈林菽莊四十雙壽序〉一文表露無遺。此文寫得文采斐然，情感高昂，發自內心感戴之情，「衣我食我」、「風人雨人」，一一呈現施士洁當時的處境。

林爾嘉以其豐厚財力建構菽莊，成立吟社，對於這些來自故鄉的舊友十分禮遇，更盡到照顧之責，除聘施士洁任長子林小

[252] 《菽莊相關詩文集》，頁418。

[253] 〈甲戌（1934）冬日仲訓芸兄初度詩以壽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26。

[254] 〈林健人公子見和前韻，疊韻酬之〉八首，計五疊韻，《後蘇龕合集》，頁234-239。

[255] 〈庚申除夕，菽莊主人為饋歲會，同吟社諸子作〉，《後蘇龕合集》，頁315。

眉家庭教師，許南英亦在林家擔任幕客，原本還計劃將施、許二人著作，予以刻入菽莊叢書。[256]許南英參與吟社各種活動，舉凡修禊、觀菊、張燈、詩會，一一見諸《窺園留草》中。〈駒榮曲，贈日本駒榮女史〉，這是在菽莊筵席上聽歌之作，[257]時間是秋天，地點選在菽莊的聽潮樓，秋風秋聲，這位來自東瀛的二八佳人，她的歌聲讓許南英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嘆，想到自己飄泊21年而不忍卒聽。另外，〈題林菽臧鼓浪嶼菽莊〉七絕四首，詩中將「菽莊」喻為武陵桃、園林洞天、小孤山，主人高尚品德有如林和靖的冰清玉潔，悠然自得之態宛如隱居世外的「地仙」，但是鼓浪濤聲，潮來潮往，特別容易讓人聯想起家鄉的鹿耳鯤濤的勝景而悵然不已。[258]菽莊主人雖然好客，但許南英在心情上卻仍有「依人王粲」之感。[259]1916年農曆正月十五夜，他在楊勵齋的函三樓舉行扶乩，卜以問疑，對於未來該何去何從，仍是茫然。[260]後來在林爾嘉父子的推薦下，1916年62歲的許南英決定於9月至蘇門答臘棉蘭為張鴻南編輯生平事略。菽莊主人的關懷與離情從〈庚申蘊叟有日里之行適值重陽同社諸君宴集菽莊即席賦贈〉一詩顯露無遺，[261]而許南英也有〈和菽莊臨別贈韻〉：「四海已無牀可坐，隻身剩有刺相投。側身一虱如萍梗，始信浮生渺芥舟」[262]，處處無家處處家，詩人一生始終充滿飄泊的蒼茫之感。許南英在棉蘭與林小眉有許多相和之作，但對菽莊舊友仍念念不忘。作為菽莊之子，林小眉對於菽莊詩友的熱情與尊崇是不亞於其父林爾嘉的，林小眉有〈秋日懷人〉六首，分別寫給菽莊吟友：陳迂叟、龔蟄存、施士洁、沈琛笙、汪春源、莊鑄儂

[256] 林小眉〈東寧百詠〉之一：「楚些何從賦大招，蘇門冷瘴鷺門潮。卻留江筆花如錦，憨柳驕花不敢妖。」詩下註云：「台灣進士施耐公許蘊白二君，內渡後皆依家君幕中，前年蘊白偕余赴南洋，卒於蘇門搭剌。去秋耐公亦在鷺嶼病故，蘊白所著窺園詩草及耐公所著後蘇龕詩文集，家君將為選刻附入菽莊叢書。」《東寧草》，頁291，收入《林小眉三草》（台北：龍文，1992）。

[257] 《窺園留草》，頁171。

[258] 〈題林菽臧鼓浪嶼菽莊〉七絕四首，《窺園留草》，頁142。

[259] 〈和菽莊主人聽潮樓晚眺原韻〉云：「依人王粲老，百不合時宜。創後應思痛，幾先不入危。雨雲隨反覆，衡泌且棲遲。已廢經綸事，春蠶尚有絲」，《窺園留草》，頁145。

[260] 許南英〈丙辰燈夕與楊勵齋扶乩〉，見《窺園留草》，頁163。

[261] 〈庚申蘊叟有日里之行適值重陽同社諸君宴集菽莊即席賦贈〉，「庚申」（1920）應為「丙辰」之誤，許南英逝於1917年。

[262] 〈和菽莊臨別贈韻〉，《窺園留草》，頁172。

六人，[263]許南英也以同題〈秋日懷人〉六首相和，這六首和詩同附在林小眉〈秋日懷人〉之後，也可見林小眉對這段情誼之重視。[264]許南英〈秋日懷人〉詩前引云：

> 蟫窟主人懷人諸作，疊疊深情溢於紙上，所懷諸友亦厚於英，棖觸懷情，效顰賦此，非敢言詩，藉以問訊。

這六首表達許南英的思念外，如實刻劃了諸人的形象與際遇。其中施、沈、汪、莊四人或經濟貧困、仕途厄塞，長時期有生計之憂或不遇之怨，為衣食遠走他鄉，所以讓許南英有「棖觸懷情」，百感交集。許南英於1917年底因痢疾病逝，棉蘭成了許南英的「埋詩窟」，[265]施士洁〈寄許允白文棉蘭日里〉[266]一文指出他與許南英同年同鄉同遭世變的命運，但文中以反諷的手法寫道，許南英「生不如死」，原因在於他死後尚有林小眉這一知己替他送終祭拜，不至於死無葬身，且至少還有一片「乾淨土」作為永恆的棲居，反而是自己將來百年後，魂歸何處？死亡本是令人哀痛之事，客死異鄉更是古人之大忌，而施士洁倒羨慕起許南英的「遭遇」，其中所透露的訊息正是林氏父子對於海東詩友的禮遇與真情相待。林小眉有〈秋日過蘊叟墓〉詩，詩末以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的典故表達痛失知音之情，[267]情深意切，也印證施士洁祭文所云，絕非誇大或矯情。

林爾嘉的菽莊別墅為菽莊鐘社提供一個絕佳的詩會空間，而主人的慷慨、尊賢好客也讓他博得孟嘗君、信陵君之譽。林爾嘉曾云：「詩聯汐社懷吟侶，節到重陽感歲華」、[268]「菽莊日共漁樵樂，汐社詩聯翰墨緣」、[269]「高吟懷汐社，盛世話西京」[270]，

[263]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台北：龍文，1992），頁30-32。

[264]　林小眉，〈摩達山漫草〉於1920年印於棉蘭。

[265]　施士洁，〈蘇門答臘詠古〉之一：「到今剩有埋詩窟，丁卯橋邊草不春」，詩註：「哀許叟也」，《後蘇龕合集》，頁274。

[266]　〈寄許允白文棉蘭日里〉，《後蘇龕合集》，頁432。

[267]　〈秋日過蘊叟墓〉：「茫茫天道寧論已，貞元進士存者幾？山陽哀笛寧入耳，君不見昔人碎琴良有以，抽刀試斷東流水。」，《天池草》，頁36，收入《林小眉三草》。

[268]　〈己未（1919）重陽自東初歸偶集同人觀菊菽莊〉，《林菽莊先生詩稿》，頁2。

[269]　〈乙亥（1935）五月十八日口占〉，《林菽莊先生詩稿》，頁28。

[270]　〈戊子（1948）元宵漫興用丙辰菽莊張燈韻〉，《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1。

其「汐社」一詞，固有取義於宋遺民謝翱所創文社，具有「遺民」之意涵，但他更期許鐘社能如潮汐般年年守信，按時定期聚會，不因外在環境而改變其精神宗旨。[271]的確，鐘社也如林爾嘉所期盼的持續進行，儘管有好幾年的時間主人不在菽莊。

林爾嘉也以「遺民」自居的，尤其當他與台灣遺民同具「集體記憶」的內在聯繫，故而詩作屢有「眼含東海遺民淚，愁見河山戰一枰」、[272]「每懷南嶽真名士，不棄東寧舊逸民」之語，[273]乃至1948年自上海返回台灣，他仍自稱是「幸歸故里老遺民」。[274]然則若從上述林爾嘉的交遊與生活圈的觀察，作為「遺民」的林爾嘉實大大不同於吾人對傳統「遺民」的概念。[275]林爾嘉〈壬戌（1922）菽莊感事柬耐公樞南杏泉乃賡〉云：

> 為有幽居欲避人，轉因風月費留賓。無多白社新詞客，半是東瀛舊棄民。菊愛陶潛饒逸興，詩吟杜甫枉傷神。滄桑過後烽煙起，歷劫餘生語已陳。[276]

詩中所謂的「東瀛舊棄民」，指的是施士洁、蔡壽星、汪春源、蔡穀仁、許南英諸人，因割台而內渡的台灣文士。乙未內渡，諸人所放棄的不僅是自己的鄉土，還包括整個社會人際關係，一切重新開始。這猶如人生道路的突然斷裂，如今「桃花源」般的菽莊提供一個避護所，彼此相互取暖。林爾嘉的菽莊鐘社，透過人際間的親切互動，重新創造某些屬於家鄉的、熟悉的「地

[271] 〈戊子（1948）元宵漫興用丙辰菽莊張燈韻〉，作者詩下註云：「癸丑菽莊落成，乙卯後，年年張燈，詩酒猜謎，極為盛況。」，《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1。

[272] 〈丁丑（1937）暮春北返滬客次書感〉，《林菽莊先生詩稿》，頁35。

[273] 〈戊寅（1938）三月三日挈眷修禊於小香江感賦兼懷拙叟〉，《林菽莊先生詩稿》，頁39。

[274] 〈辛卯七十七齡生日勉成俚句四首敬謝親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94。

[275] 不論從政治形勢或實際的行為模式來看，林爾嘉距離「遺民」的意義尚遠，沒有太多生死隱逸取捨的困擾，或者如明末遺民王夫之處亂世明確提出四種情勢與選擇，又或者對前朝產生掩遺骸、恤遺孤、保存故國文獻、編遺著、繼志述事等後死未盡之責之情事表態，這種情形或許如趙園所云，遺民作為一種表達方式，作為一套語匯，一套語義系統，在重複運用中不可避免的凝固化了，後人只是習慣性給予簡化、片面化的承襲下來。參見余美玲：〈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歌中的放逐主題：以海東三家詩為探析對象〉，輔仁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術與文化觀照」，2005.11.26-27。

[276] 《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2。

方」，[277]就在時間的反求中，一群「同類」人組成的圈子裡，大家用彼此最熟悉的語言文字，相濡以沫，自身價值被認同，失衡心理得到暫時的平衡。沈傲樵的詩云：「月泉舊主留方鳳，汐社同人愛謝翱。不是一朝難拂袖，江湖滿地盜如毛。」[278]也指出動亂的時代環境，讀書人困頓窮途，不僅無路可走，而且也處於無用之地，但在菽莊裡，藉由詩會與彼此的互動，將過去和現在連繫起來，個體與群體的交融愉悅，人在文學活動中也體驗著理想的社會文化秩序，超越現實存在的焦慮，創造出新的精神世界。

七、結論

菽莊的環境幽雅，林爾嘉喜以陶淵明、林逋自居，而菽莊來往的詩友賓客們也樂於以此稱之，但陶淵明愛好自然，不慕榮利，對官場厭絕，他以天倫之樂為其最大滿足，其人格早已消融在大自然之中。而林爾嘉雖身處菽莊的「桃花源」，卻由於家族龐大複雜的政商關係與其個人不甘寂寞的性格，讓他在某種程度上與官場保持著或密或疏的聯繫。林爾嘉雖以林逋自居，但僅止於羨慕林逋梅妻鶴子、園林清趣的生活情調，現實生活中林爾嘉挾其家族財富的優勢，生活優渥，與清貧毫不相干，他可以周遊「四海」，身處戰亂，為顧及生命安全，常選擇殖民者統治的區域作為居住之所，菽莊正是外國人所保護的租界地所在，因為「被殖民」，才能成其為亂世中的天堂。

再由其生平看來，林爾嘉妻妾不少，兒孫滿堂，同時積極培養教育下一代，期待他們成為社會名流，他詩作中一直津津樂道的，都是這種福壽全歸，屬於世俗的享樂與榮華。這裡以林爾嘉在他75歲時的詩作〈庚寅（1950）感榮啟期三樂之言賦此〉詩及詩後所附談及「人生五樂」一事，作為林爾嘉為自己一生際遇所下的總評，其詩云：「尊卑不負為男子，行樂堪言俱及時；更幸事多從所好，老猶珍重惜鬚眉。」後附記：「予曰五樂：男

[277] 「地方」的價值是從特殊人際關係的親切感借來的，是人類主觀和情感上所依附上去的，「地方」不是世界上的地方，而是作為一種觀念、概念，以及存有方式的「地方」。見「定義地方」，頁5.22，《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 A Short Introduction）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台北：群學，2006）

[278] 〈生日雜感一百首〉之一，《寄傲山館詩稿》，頁59。

尊女卑，我得為男，一樂也。體質完全，二樂也。變亂五十餘年，平安無違志願，三樂也。人生幸福，皆甚享受，四樂也。行年七十六，五樂也。」文中所談的「人生五樂」，可說都是從世俗社會的眼光來作評價的，其意概謂：男尊女卑的社會，何其有幸，我身為男人；而身為男人最重要的是「體質健全」，所以除了元配，我身旁小妾一直不少；台灣割讓，加上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整個世界動盪不安，我幸運地可以找到「安居」之地，該有的享受我都心想事成，這難道不是幸福？最後，已經快76歲了，我還可以悠哉快活的活著，誰能說這不是最大的圓滿與快樂？

福壽全歸的十全老人才是林爾嘉的願望。不論是在菽莊或他處，交織穿梭永不停歇的家族喜慶、傳統慶典，選擇特定的日期、紀念日，其中充滿著林爾嘉對傳統倫理秩序的渴望與回歸，同時也展現他個人的權力意志。他企圖從節慶中塑造自己喜聞樂見的特定空間，宣揚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優越感，乃至比其他人擁有更多財富。所以林爾嘉雖自稱「遺民」，但對於遺民文化的認同或者遺民情懷的抒發，如感慨興亡、悼念故國等情感，較多是屬於由台內渡的詩人們所共有，對於林爾嘉言，「遺民」一詞，自我標榜成份居多，他是「烏衣國」的遺民。林爾嘉作為世族貴胄的身份，慷慨好客，尊賢禮士，菽莊提供一個物質與精神之所，吸引凝聚來自台灣的「遺民」與流寓文士。

至於菽莊吟社之成立，固然有它風雅頹敝，維護文化之精神在，它凝聚當時台、閩文人，切磋詩藝，相互標榜，增添不少文采風流，但參與盛會者除了文人、文學家外，尚有許多官員、幕僚等政商名流的身份，這讓菽莊的空間在吟風弄雅之際，也充滿著權力的關係。且為擴大詩社的影響力，吟社透過媒體徵詩，聘名士充任評裁詩卷，選出優勝，並按名次給予物質獎賞，這也是對身為詩社盟主權威的進一步強化，尤其充份利用媒體的刊登，更讓吟社達到海內皆知的影響力。菽莊吟社和傳統詩社不同，它終究沒有如傳統詩人社群的創作活動般，刻意提倡某種風格，或者展現諸詩人風格之間的相互融合、滲透，進而塑造出群體風格的形成。

1949年的「荷花生日」節，林爾嘉睹物思情寫下〈荷花生日

有懷菽莊〉一詩，道出他對人生的感慨。該詩前有一序云：「農曆六月二十四日，俗傳為荷日……其實凡在所謂『公共租界』地作寓公者，歷受欺壓，何止乎此！……吾台光復，如覩再天，回首前塵，益增感喟。鷺嶼本第一家鄉所在，萬國公地收復以後，早脫羈絆。臺廈相隔盈盈一水，使陶元亮三逕能賦歸，斯庾子山暮年不哀蕭瑟，幸復何如！又憶五十年前，在台中宗人林獻堂家觀蓮，至今猶為神往，菽莊在望而如遺，灌園固依然無恙，主人今歲且以金婚徵詠，並蒂同心，為樂曷極！然則幸之與否，殆各自有來歟？」[279]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當年在台灣同是舉足輕重的家族，台灣割讓，一內渡，一留台；然則人生無常，孰幸？孰不幸？如今看來似乎很難有一定論。當初為了逃避戰亂，選擇鼓浪嶼作長住久居之所，怎奈依然無法逃脫被殖民的命運，林爾嘉以荷花、菽莊為例，感嘆想要真正「擁有」屬於自己安身立命之處，卻是如此不可確定。反觀林獻堂，身處殖民之地，五十年前的蓮花依然田田，灌園安然無恙，如今又逢林氏夫婦「並蒂同心」的金婚對外徵詩，，這些林爾嘉都「曾經」擁有，而烏衣國的燕子，飛去又飛回，但生命最後的歸止何在？

[279]　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77.78。

【附表一】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前篇序文撰寫者

作品集	撰寫者	頭銜或關係	其他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陳遵統	共和黨閩縣支部副部長、福建省議會秘書長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施士洁	台灣進士	江春霖書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張琴	不詳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龔顯燦（幼笙）	福建暨南總局正局長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廈門商務總會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江呈輝（1872.1917）	台灣舉人，曾任教諭，於廈門辦報紙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陳棨倫（迂叟）	龔雲環之舅	許南英書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龔顯鶴	光緒三十三年（1907）進士，曾任泉州商會會長、教育會長	龔植書
《菽莊主人四十壽言》	廈門進步黨交通處		福建暨南總局副局長黃恩培書

《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撰文者

作品集	撰寫者	頭銜或關係
《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	孫傳芳（1885.1935）	1923年時任福建軍務督
《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	薩鎮冰（1859.1952）	海軍大臣、福建省省長
《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	陳海梅（香雪）	光緒23年進士，與其子陳培錕因父子同榜點翰林。
《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	李禧（1883.1964）	曾任廈門競存小學校長、廈門教育會副會長、市政會董事，廈門圖書館館長、廈門市政協常務委員、福建文史館館員等職，也是著名詩人、書法家。
《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	周殿薰（1867.1930）	廈門中學堂監學兼國文、史地教員；倡議收回美國領事倡辦的同文書院書院；1919年，周殿薰向廈門道尹陳培琨倡議建立廈門圖書館，殿薰為首任館長。1921年1月成立思明修志局，聘周殿薰為局長。
《菽莊先生雲環夫人五十壽言》	沈琇瑩（1869.1944）	清光緒壬寅（1902年）舉人，王湘綺及門弟子，後留學日本，與林爾嘉為莫逆交，1927年春，曾應邀到臺灣旅遊。琛笙亦是菽莊的記室，也是吟社社員，後林爾嘉歐遊，由沈琛笙主持吟社，修禊事蟬聯無間。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序文作者

作品集	撰寫者	頭銜或關係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吳增祺 翼庭	文學家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吳徵鼇 曉舟	不詳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陳海梅 香雪	光緒23年進士，與其子陳培錕因父子同榜點翰林。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許世英 靜仁（1872.1964）	許世英，1897就職于刑部，歷任浙江司副主稿，直隸司、四川司主稿和刑部主事（六品）。1905任京師城外巡警廳僉事。1907年任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次年任廳長。宣統2年（1910）被清政府派赴歐美考察司法制度，任副代表。次年回國任山西提法使、布政司使。1912——1914任直隸都署秘書長、北京政府大理院院氏、司法部總長，奉天（今遼寧）民政長、福建巡按使。1916在段祺瑞內閣先後任內務總長、交通總長，後因受賄案去職。1917任中意合辦華意銀行總裁。1918任安福國會參議院議員。1921任安徽省省長。1922）任司法總長。1924任善後會議籌備處長及秘書長，代表段祺瑞與孫中山商談南北聯合反對直系軍閥。1925年12月至次年3月任段祺瑞執政府內閣總理，下野後去上海，組織蘇浙皖聯合會，反對孫傳芳。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林蒼 天遺	閩中詩人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孫道仁 靜珊	曾任福建都督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陳培琨 韻珊（1877.1964）	父陳海梅，清光緒23年進士，因父子同榜點翰林傳為佳話。授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1908年後留學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回國，於1909年任福建高等學堂監督。1912——1919年歷任丁汀漳龍、閩海、廈門道尹；1922後任福建省財政廳長，與劉鴻壽、林炳章同稱「福建理財三傑」。與林菽莊、黃奕柱深交，為菽莊吟社社員。1927年起歷任省政府委員、省政府顧問、福建學院董事長、福建省政協委員、省文史館館長。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施士洁 耐公	台灣進士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黃鶴	不詳
《廈門菽莊主人林爾嘉結婚三十年紀念詩文集》	周殿薰（1867.1930）	廈門中學堂監學兼國文、史地教員；倡議收回美國領事倡辦的同文書院書院；1919年，周殿薰向廈門道尹陳培琨倡議建立廈門圖書館，殿薰為首任館長。1921年1月成立思明修志局，聘周殿薰為局長。

Shu Jhuang, Poetry Societies and Loyalists:

A Study on Lin Er-Jia's Lifetime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Yu, Mei-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Feng Ch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lifetime of Lin Er-Jia to explore Lin Er-Jia's life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after leaving Taiwan for China,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life atmosphere of Shu Jhuang villa;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and family celebration activities in Shu Jhuang; the poetry session, the activities of calling for poems and the members' status of poetry society of Shu Jhuang; and Lin Er-Jia associated with scholars and literators who left Taiwan for China at that time. It further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Lin Er-Jia and Shu Jhuang poetry society by means of presenting Lin Er-Jia's colorful life.

Key Words: Lin Er-Jia, Poetry Society, Shu Jhuang,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